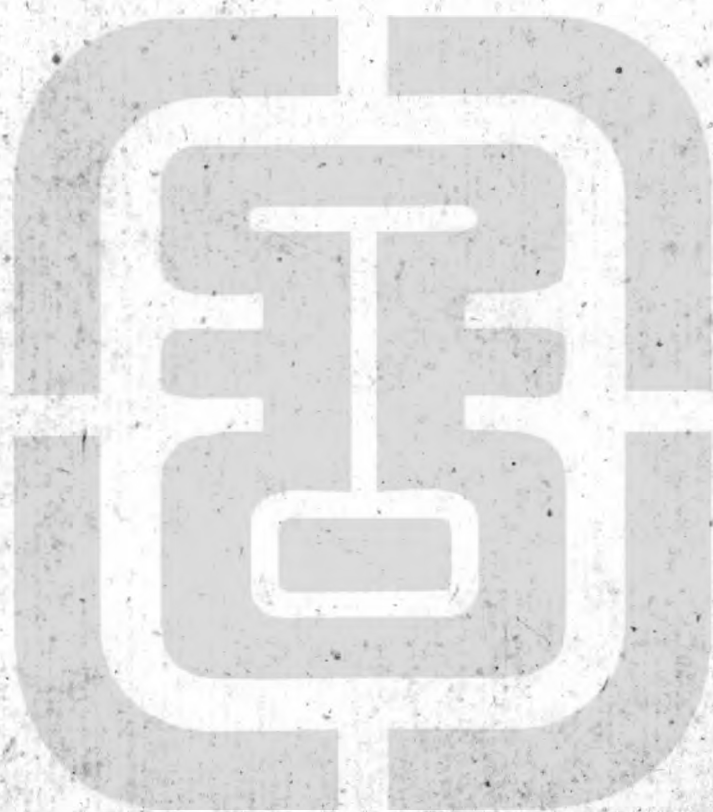


申

14

26



春明退朝錄卷上

宋 常山宋敏求次道著

熙甯三年予以諫議大夫奉朝請每退食觀唐人泊本朝名輩撰著以補史遺者因纂所聞見繼之先廬在春明里題爲春明退朝錄云十一月晦常山宋敏求述

國朝相趙令盧相文潞公四十三登庸寇萊公四十四王沂公四十五賈魏公四十八

樞副使趙令三十九寇萊公三十一晏元獻公三十五

韓魏公三十六

參知政事蘇侍郎易簡三十六王沂公三十九

知制誥蘇侍郎二十六王沂公二十七盧相楊文公晏

元獻公宣獻公今宣徽使王公拱辰皆二十八夏文

莊三十

學士蘇侍郎二十八晏元獻公宣徽王公皆二十宣獻

公三十五王沂公李邯鄲皆三十六楊文公錢子飛

皆三十七盧相今參政王禹玉皆三十八

吳正肅言律令有丁推推字不通少壯之意當是丁稚

唐以大帝諱避之損其點畫云

真宗朝歲時始賜飲於宰相第大兩省待制以上赴林

尚書特以諫議大夫為三司副使亦預焉既而并諸

副使遂以為常王太尉主會唯用大官之膳少加堂

餐自丁晉公助以家饌至今踵之

天聖七年玉清宮災遂罷輔臣為宮觀使而景靈會靈

祥源三宮觀以學士舍人管司康定元年李靖康公

罷參知政事為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會靈觀自後學

士皆為提舉至和初晏元獻公以舊相為觀文殿大

學士提舉萬齡

避家諱也

觀而武臣今致政李少師端愿

為觀察使止得管句祥源觀自陳於樞府宗袞

宋元憲也

謝眺謂謝安為宗袞

乃加以都管句今朝官亦云提舉非故事也

也

宗袞嘗言律云可從而違堪供而闕亞六經之文也宋

景文言人之屬文自穩當字第初思之未至也又曰

為文是靜中一業爾

本朝置樞密使副或置知樞密院同知院然使與知院

不並置也熙甯元年文潞公呂宣徽為使而潤州陳

丞相自越州召為知院前一歲陳丞相為副使位在

呂公之上故也

國初范魯公王祁公魏僕射三相罷趙令獨相始置參

知政事自是一相或二相至咸平中始有呂文穆李

文清向文簡三相又至至中和文潞公劉丞相富鄭

公三相

太平興國四年石元懿始以樞密直學士簽書院事八

年張司空齊賢王公沔竝以諫議大夫同簽書樞密

院事景德三年馬正惠以檢校太傅韓公崇訓以檢

校太保竝簽書樞密院事治平二年今郭宣徽為同
簽書院事

文臣為樞密使皆帶檢校太尉太傅兼本官乾興元年
錢文僖以兵部尚書為樞密使不帶檢校官有司之
失也

趙德明歸款真宗賜以宗姓然不附屬籍晁文元草制
云奕世荷殿邦之德舉宗聯命氏之榮寶元二年元
昊叛詔削屬籍非也

唐太宗自撰鄭元成碑德宗亦撰段秀實碑本朝太宗

撰中令趙公碑皇祐中王侍郎子融守河中還乃以

唐明皇所題裴耀卿碑額上之仁宗遂御篆賜沂公

碑曰旌賢其後踵之者懷忠呂許顯忠李忠旌忠寇

公全德元老王太尉教忠積慶文潞公親賢李侍中哀

親齊國獻穆公旌功曹襄悼舊學晏元獻崇儒丁文簡舊德張鄧

顯先積慶趙中令旌忠懷德張侍中儒賢高文褒賢范

正思賢劉丞相清忠王武恭旌忠元勳狄武襄褒忠陳恭純

孝張文英宗御篆忠規德範宋元上御篆淳德守正

呂文大儒元老賈魏公

學海類編
國朝歷三師三公者太祖卽位天雄節度符魏王彥卿
自守太尉爲太師定難節度西平王李中令彝典自
守太傅爲太尉荆南節度南平王高中令保融自守
太保爲太傅

趙令以司徒太保侍中在中書以太保中書令畱守西
京又以太師西京養疾王文正以司空司徒太保在
中書以太尉罷爲玉清昭應宮使

范魯公以司徒在中書王祁公薛文惠呂文穆竝以司
空在中書丁晉公馮魏公王冀公竝以司空司徒在

中書韓魏公以司空在中書司徒爲節度侍中曹襄
悼文潞公竝以司空爲樞密使侍中呂文靖罷相以
司徒監修國史曾魯公以司空爲節度侍中

呂許公以太尉致仕張鄧公會魯公竝以太傅致仕陳
恭公以司徒致仕李相昉張相齊賢章郇公宋鄭公
富韓公竝以司徒致仕

國朝宰相爲僕射魏公仁浦趙令薛文惠沈恭惠宋惠
安李文正呂文穆呂正惠李文靖張司空王文正向
文簡王冀公寇萊公呂許公王沂公賈魏公陳恭公

韓魏公文潞公富鄭公會魯公二十二人樞相為僕
射陳文忠曹襄悼張榮僖王康靖四人樞密使為僕
射石元懿一人

列聖神御殿始咸平初真宗令供奉僧元藹寫太宗聖

容於啓聖院後玉清昭應宮範金祖宗像餘多塑像

其殿名在京曰慶基奉先禪院開先太平興國二聖

玉清昭應宮奉太永隆啓聖院奉安聖玉清昭應宮

宗奉真景靈慈孝崇真萬齡永宗崇先孝嚴景

仁宗英德景靈宮在外曰聖武楊州建隆寺興元西

應天端命州帝華西京應天院統平太原府昭孝西京

院以下信武澶州集真華陰雲又鳳翔太平宮有祖宗

神御殿南京鴻慶宮有三聖神御殿西京永安縣會

聖宮有五聖神御殿今京師定力院有太祖御像國初

待詔王諸后影殿曰重徽奉先禪院奉明德太彰德

慈孝寺奉廣孝景靈宮奉廣愛萬齡觀奉

開寶八年十一月江南平畱汴水以待李國主舟行盛

寒河流淺涸詔所在為埧閘瀦水以過舟官吏擊凍

督役稍稽則皆何校甚者劾臯以次被罰州縣官降

敕而杖之者凡十餘人

舊制將相食邑萬戶即封國公王太尉為相過萬戶而

謙挹不封慶歷七年南郊中外將相唯夏鄭公合萬

戶中書請封英國公因詔使相未滿萬戶皆得封於

是王康靖封遂國公章文簡封郇國公王武恭封冀

國公其後遂以邑封合萬戶者徹國國朝以來封國

公者范侍中魯王文獻祁向侍中拱譙靜難節度劉

公重進燕保大節度趙公贊衛定國節度馮公繼業

梁張侍中永德鄧張尙書昭舒孟中令昶秦王中

令彥超邢趙中令梁許呂文穆蔡徐寇忠愍萊丁秘

監晉馮文懿魏曹襄悼韓魯王文穆冀張榮僖岐鄧

呂文靖申王文正沂張文懿鄧章文簡郇夏文莊英鄭

王康靖遂王武恭祁冀賈文元安許陳恭公岐英文侍

中潞杜正獻祁宋元憲晉龐莊敏潁韓侍中儀衛曾

侍中英堯富相祁鄭

太子諡昭成許王元僖初悼獻周王

諸王諡悼秦王懿魏昭王康惠岐王恭憲楚王恭靖陳王

文惠安王恭懿鄧王恭惠曹王恭肅燕王懷靖襄王

學海類編 卷之六 春明退朝錄卷上 七 史參

悼穆 豫王 悼懿 鄂王

公主諡恭懿 宣祖女 燕國大長 賢肅 太祖女 秦國大長

賢靖 太祖女 晉國大長 恭惠 太祖女 許國長公主

英惠 太宗女 燕國長 和靜 太宗女 申國大長 懿順 太宗

女鄭國長公 慈明 太宗女 申國大長 獻穆 太宗

主降王 昭懷 真宗女 出俗為道士 莊孝 仁宗女

國大長公 昭懷 號清虛靈昭大師 莊孝 楚國大

宗室諡恭裕 申王 康孝 南陽郡 安懿 漢 孝定 相王 榮易

定王 恭肅 廣平郡 思恪 永嘉郡 懿恭 平陽郡 僖簡 信

允良 僖簡 廣陵郡 承慶 和懿 王承簡 恭僖 舒國公

郡王 僖靖 同安郡 僖穆 丹陽郡 安僖 榮王從式 楚安簡 信

郡王 安恭 博平郡 慈惠 申國公 僖安 楚國公 和惠 東

德彛 惠恪 楚國公 僖溫 遂甯郡 良靜 魏國公 恭簡 韓

郡王 承衍 惠恪 從古 僖溫 王承範 良靜 宗懿 恭簡 國

公宗 良 祁國公 宗述 昭裕 遂國公 修孝 南康郡 恭靜

禮 宗 良 吉國公 克紹 昭裕 宗顏 修孝 王世永 恭靜

宰相諡文獻 王祁公 簿 宣懿 魏僕射 忠獻 趙中 文惠 薛

王承亮 康僖 光國公 榮僖 陳國公 恭 昌國公 文惠 相

居正 陳恭惠 沈相 惠安 宋相 文正 李司空 昉王 太尉

正惠 呂相端正字 文穆 呂許公蒙正 文定 張司空齊

文靖 李相沆呂 文簡 畢相士安 忠愍 寇萊 文懿 馮魏

張鄧公 文正 王沂 文節 張相敏中 章惠 王相隨 文憲 章郇

象改 元獻 晏公 正獻 杜祁 恭 陳相 文元 賈魏公 莊敏

龐穎 元憲 宋鄭 公籍 元懿 石僕射 恭懿 王公

樞密使諡元靖 李公 景襄 楚公 元懿 熙載 恭懿 繼英

文莊 高公 宣簡 田公 惠穆 呂公 文忠 陳僕射 襄悼 曹侍中 榮僖

樞密使相諡武惠 曹侍 文忠 堯叟 射 襄悼 曹侍中 榮僖

張侍 文僖 錢公 惟 恭毅 楊公 崇勳 文康 王相 靖康 王

中貽 文莊 夏鄭 武恭 王公

參知政事諡文懿 郭尚書 文恭 李公 景肅 趙公 康節

辛少傅 恭肅 溫尚書 惠憲 王尚書 文定 趙右丞 安仁

文僖 陳公 康懿 任尚書 肅簡 魯公 簡肅 薛公 宣獻 先

文忠 蔡公 文肅 盛少傅 忠憲 韓少 忠穆 王公 康清

李少傅 文莊 晁公 安簡 王公 文正 范公 正肅 吳公 文

若谷 文簡 丁右 康穆 程公 文安 王公 質肅 唐公

樞密副使知院同知院諡宣靖 錢鄧州 恭質 宋公 景莊

王公 正惠 馬公 知節 正字 安惠 周侍郎 起任 武穆 曹

每頂編 春明退朝錄卷上 九 史參

瑋忠獻范尚書 僖質趙少師 憲成李侍郎 文孝張左丞 文肅鄭
 戩恭惠任少師 威敏孫公 孝肅包公 文恭胡少師 忠簡王

使相諡恭惠安仲王 元靖王中令 正懿高中令 武穆高宗 忠順陳
 石中令 莊烈何中令 恭孝孟中令 武穆高宗 忠順陳

烈石中令 莊烈何中令 恭孝孟中令 武穆高宗 忠順陳
 洪忠懿錢中令 莊武李石公 保吉繼勳 安僖錢惟濬 莊惠宋

進洪 忠懿錢中令 莊武李石公 保吉繼勳 安僖錢惟濬 莊惠宋
 師張美 忠武李繼隆 武惠潘公 忠肅王公 榮密柴

宗楊公 恭密崇勳 恭僖李侍中 文簡程相 良僖李昭亮
 慶楊公 恭密崇勳 恭僖李侍中 文簡程相 良僖李昭亮

文臣諡文安宋尚書 文莊江陵公 忠定張尚書 文恭薛尚書 忠肅薛尚書
 文臣諡文安宋尚書 文莊江陵公 忠定張尚書 文恭薛尚書 忠肅薛尚書

馬少亮楊侍郎 文恭惠李丞 及文元晁少傅 宣孫少傅 康肅陳公
 保亮楊侍郎 文恭惠李丞 及文元晁少傅 宣孫少傅 康肅陳公

章靖馮侍郎 宣懿楊侍郎 恪李右丞 景文宋尚書 襄余尚書 恭
 章靖馮侍郎 宣懿楊侍郎 恪李右丞 景文宋尚書 襄余尚書 恭

安張尚書 存莊李尚書 修懿錢公 懿敏王尚書 懿靖李少師
 安張尚書 存莊李尚書 修懿錢公 懿敏王尚書 懿靖李少師

武臣諡溫肅杜公 恭僖杜公 恭惠杜公 武毅曹公 忠公
 武臣諡溫肅杜公 恭僖杜公 恭惠杜公 武毅曹公 忠公

武郭公 勤威馮公 和惠王公 恭肅王公 忠惠吳公 元
 武郭公 勤威馮公 和惠王公 恭肅王公 忠惠吳公 元

惠周宣 武康王公 武懿曹公 忠毅彭公 恭莊張公
 惠周宣 武康王公 武懿曹公 忠毅彭公 恭莊張公

宣惠錢雷 和文李公 壯恪夏公 安毅鄭公 忠僖
 宣惠錢雷 和文李公 壯恪夏公 安毅鄭公 忠僖

夏宣徽 忠隱葛公 壯愍劉公 恭壯高公 壯定楊雷
 夏宣徽 忠隱葛公 壯愍劉公 恭壯高公 壯定楊雷

宗曹公 忠恪郭宣 良惠劉觀 榮毅許公 良定
 宗曹公 忠恪郭宣 良惠劉觀 榮毅許公 良定

春明退朝錄卷上
 春明退朝錄卷上

春明退朝錄卷上
 春明退朝錄卷上

春明退朝錄卷上
 春明退朝錄卷上

春明退朝錄卷上
 春明退朝錄卷上

春明退朝錄卷上
 春明退朝錄卷上

李畱後 勤惠 張公

外戚諡武懿 劉公 康懷 劉從 安僖 曹公 恭懷 曹公 景思

張堯

內臣諡忠肅 劉承 安簡 王承 僖靖 藍繼 安恪 盧守 僖恭

王惟 安僖 岑守

素 僖良 皇甫 良恪 張永

和 榮恪 藍元 忠安

忠

張惟 僖勤

史崇信

僖恪

劉從愿

威勤 麥允

僖安

王守

任恭惠與呂許公同年進士而同為博士恭惠登樞年

耆康彊許公時尚為相嘗所歎美詢其服餌之法恭

惠謝曰不曉養生之術但中年因讀文選有所悟爾

謂石韞玉以山輝水含珠而川媚許公以為然

父子掌誥國初至熙甯元年凡九家李文正 昌武正字

名 王兵部 正文 王惠獻 安簡 晁文元 文莊 錢希白 修 梁翰林

莊 呂文靖 仲裕 宣獻公 敏 蘇儀甫 子容

咸平六年併三部為三司使官輕則為權使公事慶歷

中葉翰林道卿再總計止云權使蓋中書誤也其後

遂分權使與使公事為兩等

舍人院每知制誥上事必設紫褥於庭面北拜廳閣長

立褥之東北隅謂之壓角宗袞作掖垣叢誌而不解

其事按舊唐書亦無聞焉惟裴廷裕正陵遺事云舍人上事知印宰相當壓角則其禮相傳自唐也予爲舍人日邵興宗入院不疑爲閣長壓角時議美之翻譯新經始以光祿卿湯公悅兵部員外郎張公洎潤色之後趙文定楊文公晁文莊李尙書維皆爲譯經潤文官天僖中宰相丁晉公始爲使天聖三年又以宰相王冀公爲使自後元宰繼領之然降麻不入銜又以參政樞密爲潤文其事寢重每歲誕節必進新經前兩月二府皆集以觀翻譯謂之開堂亦唐之清

流盡在也前一月譯經使潤文官又集以進新經謂之閉堂慶歷三年呂許公羅相以司徒爲譯經潤文使明年致仕章郇公代之自後降麻入銜

宗袞嘗曰殘人矜才逆詐恃明吾終身不爲也亦繇唐相崔渙曰抑人以遠謗吾所不爲

予治平初同判尙書禮部掌諸處納到廢印極多率皆無用按唐舊說禮部郎中掌省中文翰謂之南宮舍人百日内洎知制誥王元之與宋給事詩云須知百日掌絲綸又謂員外郎爲瑞錦窠員外郎廳前有大

石諸州府送到廢印皆於石上碎之又圖寫祥瑞亦
員外郎廳所掌令狐楚元和初任禮部員外郎有詩
曰移石幾回敲廢印開箱何處送新圖是也今之廢
印宜準故事碎之

唐內人墓謂之宮人斜四仲遣使者祭之

京師街衢置鼓於小樓之上以警昏曉太宗時命張公
洎製坊名列牌於樓上按唐馬周始建議置鼗鼗鼓
惟兩京有之後北都亦有鼗鼗鼓是則京都之制也
二紀以來不聞銜鼓之聲此後金吾之職遂廢之矣

太常寺國初以來皆禁林之長主判而禮院自有判院
同判院大中祥符中符瑞繁縟別建禮儀院輔臣主
判而兩制爲知院天禧末罷知院天聖中省禮儀寺
竝兼禮儀事近有至六七人者按唐太常置卿一員
少卿二員博士四員祥符中置博士二員後加至四
員今若置判寺一員同判寺二員則合唐之卿數矣

天聖元年改同判院
爲司知院卽博士也

太常寺舊在興國坊今三班院是也景祐初燕侍郎肅
判寺廳事畫寒林屏風時稱絕筆其後爲判寺好事

者竊取之嘉祐八年徙寺於福善坊其地本開封府
納稅所英宗在藩邸判宗正寺建爲廨舍旣成而已
立爲皇子遂爲太常所請焉

端拱中西掖六舍人旣而田錫罷職知陳州頃之宋湜
貶均州團練副使王元之商州團練副使熙甯三年
閣老錢君倚守江甯明年予自請出院季才元蘇子
容皆落職惟吳冲卿權三司使不供職閣下無人草
制遂命二直院焉

開寶二年李文正

正字犯仁
宗嫌名

以中書舍人盧相以知制

誥竝命直學士院六年知制誥張公澹直學士院太
平興國元年湯率更悅徐騎省鉉直學士院王忻州
克正張侍郎洎直舍人院四公皆江南文士也至熙
甯二年復置舊官

唐制宰相四人首相爲太清宮使次三相皆帶館職洪

正字犯宣
祖廟諱

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集賢殿大學士以

此爲次序本朝置二相昭文修史首相領焉集賢次
相領焉三館職惟修史有職事而頗以昭文爲重自
次相遷首相乃得之趙令初拜止獨相領集賢殿大

學士續兼修國史久之方遷昭文館薛文惠與沈恭惠並相薛自參政領監修拜相仍舊而沈領集賢畢文簡與寇忠愍並相而畢領監修寇領集賢王太尉獨相亦止領集賢近時王章惠龐莊敏初拜及獨相悉兼昭文修史二職非舊制也

文臣自使相除樞相罷節而還舊官景祐元年王沂公自使相帶檢校官復爲吏部尚書同平章事充樞密使慶歷七年夏鄭公自使相入樞仍帶節度使亦非舊制也

太祖太宗時文臣爲使相惟趙令一人真宗時寇萊公王冀公二人節度使李南陽一人乾興後難遽數矣唐文武參用袁滋自尚書右丞出華州刺史召爲左金吾衛大將軍如是者數人本朝頗循其制工部侍郎王公明兼黃州刺史給事中喬公維岳換海州刺史三司使尚書左丞李公士衡換同州觀察使學士承旨刑部尚書李公維翰換相州觀察使翰林學士工部侍郎陳公堯咨換宿州觀察使如錢鄧州及慶歷初韓范龐王四公皆換觀察使以用兵擢之也龍圖

閣直學士馬公季良換秦州防禦使非美遷也
武臣換文資者太宗時白州刺史錢昱換秘書監遷工
部侍郎復換觀察使

真宗優待王冀公景德中罷參知政事始置資政殿學
士以命之宰相寇萊公頗抑之令班翰林之下乃命
爲大學士冀公請鑄印不許遂領尚書都省以都省
自有印也

後唐明宗以樞密使安重誨不通文義置端明殿學士
以翰林學士馮道趙鳳爲之班樞密使之後食於其
院端明殿卽西京正衡殿也本朝程侍郎羽爲之後
隨殿名改爲文明殿學士李司空昉嘗爲之慶歷中
以同永定諡號改爲紫宸殿學士丁文簡罷參知政
事爲之何右丞郊時爲御史言紫宸非人臣所稱又
改爲觀文殿學士未幾賈魏公以使相換僕射因置
大學士處之仍詔非歷宰相不除明道中改承明殿
爲端明殿會先公自南都召歸特置學士班翰林資
政之下與舊職名同而立位異矣

唐姚南仲不歷尚書侍郎而入省便爲僕射近世鄭文

學海類編 卷之三
肅劉丞相張尚書方平王宣徽拱辰滕侍讀甫皆不
歷郎中員外而便爲諫議大夫呂給事惠卿鄧中丞
潤甫亦然

尚書省二十四司唐世以事簡者兼學士舍人本朝惟
重左曹館職提點刑獄例得名曹省府判官轉運使
得名曹又遷左曹學士舍人待制遷二資帶史撰更
得優遷如蘇儀甫自刑部員外郎遷禮部郎中王原
叔自工部郎中遷吏部郎中是也朝官帶史撰亦得
優遷李邯鄲自博士爲禮部員外郎賈魏公自司封

員外郎爲禮部郎中是也景祐中宋景文修樂書成
遷工部員外郎慶歷中呂仲裕王原叔修崇文總目
成竝爲工部員外郎予預修唐書亦忝此官又朝選
久不磨勘者郭諫議申錫遷右司員外郎祖擇之工
部員外郎張修撰問禮部郎中

邇英閣講諷之所也閣後有隆儒殿在叢竹中制度特
小王原叔久在講筵而身品短同列戲之曰宜爲隆
儒殿學士

孫之翰言太祖一日召對趙中令出取幽州圖以示之

學海類編 卷之三
趙令詳觀稱歎曰是必曹翰所爲也帝曰何以知之
普對方今將帥材謀無出於翰此圖非翰他人不可
爲也翰往必可得幽州然旣得幽州陛下遣何人代
翰帝默然持圖歸內

楊庶幾攷言胡秘監旦退居襄陽鑱大硯以著漢春秋
書成瘞其硯每聞大臣名士薨卒必作傳以紀其善
惡然世不傳庶幾亦自有所述

杜甫終於耒陽藁葬之至元和中其孫始改葬於鞏縣
元微之爲誌而鄭刑部文寶謫官衡州有經耒陽杜

子美墓詩豈但爲誌而不克遷或已遷而故冢尙存
耶

唐官有定員闕則補之後唐長興二年詔諸州得替節
度防禦團練使刺史竝令隨常朝官逐日立班二年
敕免常朝令五日起起居國初尙多前資官今閣門
儀制尙見有任前任節度防禦團練使

太宗時始置磨勘差遣院後改爲審官眞宗時京朝官
四年乃得遷天聖中方有三年之制而在外任者不
得遷須至京引對乃得改秩明道中始許外任歲滿

學海類編 卷之二
亦遷時恭謝天地覃恩不隔磨勘有併遷者於是朝
士始多皇祐明堂覃恩隔磨勘人情苦其不均英宗
與上卽位故復用恭謝之例

建隆至天禧每朝廷大禮二府必進官天聖二年南郊
呂許公懇言之乃止自是加恩而已

每大禮兩府加恩功臣階勲食邑實封內得三種學士
至待制大兩省得階勲而下二種大卿監至少卿監
一種得加食邑郎中而下至朝京官一種階勲而已
凡加食邑宰相千戶實封四百戶餘降麻官食邑七百

戶實封三百戶直學士以上食邑五百戶實封二百
戶舍人待制散尙書至少卿監以上食邑三百戶實
封一百戶

凡食邑三百戶封縣開國男五百戶封子七百戶封伯
千戶封郡侯二千戶封公千五百戶以上始加實封
唐大帝時始有同中書門下三品時中書令侍中皆正
三品大歷中竝升爲二品晉天福五年升中書門下
平章事爲正二品國初樞密使吳延祚以父諱璋加
同中書門下二品用升品也

每南郊大禮循唐制命五使宰相爲大禮使學士爲禮儀使鹵簿使御史中丞爲儀仗使知開封府爲橋道頓遞使而禮儀使本太常卿事尙書兵部主字圖鹵簿使是其職也儀仗使排列之而鹵簿使督攝之其職事頗相通真宗時東封西祀奉祀皆輔臣爲五使南郊則用學士而下仁宗藉田恭謝大饗明堂祫饗上大饗竝循真廟之制

春明退朝錄卷中

宋 常山宋敏求次道著

予常判官誥院知制誥時又提舉兵吏司封官誥院而
不白司勳恐遺之也凡文臣及節度觀察防團刺史
諸司使副內殿承制崇班皆用吏部印管軍至軍校
環衛官用兵部印封爵命婦用司封印加勳用司勳
印

凡官誥之制后妃銷金雲龍羅紙十七張銷金襍袋寶
裝軸紅絲網金帔搢公主銷金大鳳羅紙十七張銷

金標袋瑋瑁軸紅絲網塗金銀帔摺

按皇后當降制誕誥不裝誥身

而用冊本朝諸后皆止用誥景祐元年立后始用冊治平熙甯皆循之

親王宰相使相

背五色金花綾紙十七張暈錦標袋犀軸色帶紫絲

網銀帔摺樞密使三師三公前宰相至僕射東宮三

師嗣王郡王節度使白背五色金花綾紙十七張暈

錦標袋犀軸色帶參知政事樞密副使知院同知院

簽書院事宣徽使僕射東宮三師御史大夫宗室率

府副率以上白背五色綾紙十七張暈錦標袋牙軸

色帶尚書觀文殿大學士資政殿大學士東宮三少

六統軍上將軍畱後觀察使同上惟用法錦標

近者用翠

毛獅子錦以暈錦非舊制也

三司使翰林學士承旨至直學士待

制丞郎御史中丞大兩省賓客大卿監祭酒詹事庶

子大將軍防團刺史橫行使內諸司使軍職遙郡樞

密都承旨初除駙馬都尉白綾大紙七張法錦標大

牙軸色帶三司副使少卿監司業起居郎至正言知

雜至監察御史郎中員外郎四赤令諭德少詹事家

令率更令太子僕太常博士節度行軍司馬副使橫

行副使諸司副使樞密副承旨軍職都指揮使忠佐

馬軍步軍都軍頭以上藩方馬步軍都指揮使并不
遙郡者白綾大紙七張大錦標牙軸青帶國子博士
至洗馬通事舍人諸王友六尚奉御諸衛將軍承制
崇班閣門祇候五官正諸州別駕樞密院諸房承旨
如官至將軍以上用大
綾紙大錦標大牙軸兩使判官防團副使率府率
副率京官館職堂後官中書樞密院主事諸軍職都
虞候忠佐馬軍步軍副都軍頭諸班指揮使藩方馬
步軍副都指揮使都虞候內供奉官至內品白綾中
紙五張中錦標中牙軸青帶秘書郎至將作監主簿

白綾小紙五張黃錦標角軸青帶幕職州縣官靈臺
郎保章正諸州長史司馬中書錄事主書守當官樞
密院令史書令史諸軍指揮使內品待詔書藝白綾
小紙五紙小錦標木軸青帶諸蕃蠻子大將軍司階
司戈司候郎將以上竝白綾大紙法錦大牙軸色帶
凡修儀婉容才人貴人美人銷金小鳳羅紙七張銷
金標袋瑇瑁軸紅絲網塗金銀帔搯司言司正尚衣
尚食典寶常使金花羅紙七張法錦標袋內降夫人
郡君團窠羅絲七張暈銀標袋宗室婦常使金花羅

紙七張法錦標袋宗室女素羅紙七張法錦標袋國

夫人銷金團窠五色羅紙七張暈錦標袋郡夫人常

使金花羅紙七張見任兩府母法錦標袋以上至司

皆用瑇瑁紫郡君縣太君遙郡刺史正郎以上妻並

銷金常使羅紙七張餘命婦並素羅紙七張

凡封贈父祖為降麻官用白背五色綾紙法錦標大牙

軸餘雖極品止給大綾紙法錦標大牙軸

凡朝士父在經大禮推恩得致仕官不給奉父任陞朝

官以上致仕自得奉舊制若因其子更加秩則不給

奉

凡宰相使相母封國太夫人妻封國夫人樞密使副使

參知政事尚書節度使母封郡太夫人妻封郡夫人

樞密參政母經南直學士以上給諫大卿監觀察使

母封郡太君妻封郡君舊制學士官至諫議大夫以

少卿監防團以下至陞朝官母封縣太君妻封縣君

凡輔臣宣徽使初入封三代為東宮三少曾祖為少保

為少因進官或遇大禮進加至太師兩令國公使相

節度使亦封三代尚書資政殿大學士三司使封二

代至太尉

大學士自
如兩府例

學士至待制封一代至太尉餘

陞朝官以上至吏部尚書

父歷兩府贈至師令國公
歷兩制大兩省贈至太尉

唐相止贈一代權德輿罷相為檢校吏部尚書與元

節度使自潤州改葬其父於東都亡祖之域其祖倕

終右羽林軍錄事參軍因表納檢校吏部尚書兼御

史大夫請回贈祖一官詔不許納官特贈倕尚書禮

部郎中

德輿在遷附式假內公事皆差官服慘服句
當有敕使及別奉詔令命即令權承進上

唐制宰相不兼尚書左右丞蓋僕射常為宰相而丞轄

留省中領事元和中韋貫之為右丞平章事不久而

遷中書侍郎又僕射給諫皆不為致仕官然楊於陵

為左僕射致任

本朝沈相倫亦
以僕射致仕

唐節度使除僕射尚書侍郎謂之納節皆不降麻止舍

人院出制天禧中丁晉公自保信軍節度使除吏部

尚書參知政事先公在西閣當制至和中韓魏公自

武康軍節度使除工部尚書三司使降麻非故事也

皇祐中宗袞請置家廟下兩制禮官議以為廟室當靈

長若身沒而子孫官微即廟隨毀請以其子孫襲三

品階勲及爵庶常得奉祀不報

秘府有唐孟詵家祭儀孫氏仲饗儀數種大抵以士人家用臺卓享祀類几筵乃是凶祭其四仲吉祭當用平面氈條屏風而已

後漢乾祐中除樞密使始降麻如將相之制本朝循之石元懿罷爲僕射亦降麻高文莊田宣簡呂寶臣罷止舍人院出告

天聖中修國史王安簡謝陽夏李邯鄲黃唐卿爲編修官安簡神情沖澹唐卿刻意篇什謝李嘗戲爲句曰王貌閒如鶴黃吟苦似猿

天聖中錢文僖畱守西都而應天院有三聖御像去府僅十里朔望集眾官朝拜未曉而往朝拜畢三杯而退文僖戲爲句曰正好睡時行十里不交談處飲三杯又有人送驢肉復曰廳前捉到須依法合內盛來定付廚

宗袞嘗賞黃子溫詩子溫名孝恭天聖八年登進士第爲大理寺丞失官其從兄子思亦善詩詠懷曰日者未知裴令貴世人爭笑禰生狂重午曰風簷燕引五六子露井榴開三四花子思名孝先天聖三年登進

士第終太常博士

治平三年予爲知制誥夏六月夢丞相遣朱衣吏召命
草某人爲邃清殿學士制既寤不能記其姓名及其
文詞也明年五月甲辰丞相遣朱衣吏召當制舍人
呂縉叔草制除邵不疑爲寶文閣學士後數日得承
旨張公所作詔云迺規曆字

正字犯御名

邃在西清恍然

記去歲之夢與詔文離合其名若符契焉

尊號起於唐中宗稱應天神龍皇帝後明皇稱開元神
武皇帝自後率如之陸贄嘗以諫德宗宗袞著尊號

錄一篇繫以贊云損之又損天下歸仁蓋託諷焉上
卽位羣臣凡再上尊號率不許

李尙書維有三兄文靖丞相贄尙書虞部員外郎源太
子中舍皆五十八而終尙書亦是歲大病懇言於朝
乃罷翰林學士換集賢院學士出知許州王給事傳
文與子景彝皆貳樞然竝逾月而終

歐陽少師言爲河北都轉運使冬月按部至滄景閒於
野亭夜半聞車旂兵馬之聲幾達旦不絕問宿彼處
人云此海神移徙五七年閒一有之

致政王侍郎子融言天聖中歸其鄉里青州時滕給事涉爲守盛冬濃霜屋瓦皆成百花之狀以紙摹之其家尚餘數幅

凡節度州爲三品刺史州爲五品唐內臣爲中尉惟贈大都督國初曹翰以觀察使判潁州是以四品臨五品州也品同爲知隔品爲判自後惟輔臣宣徽使太子太保僕射爲判餘竝爲知州

參知政事父見其進拜者盧朱崖吳正肅與尚書張父安道樞副陳堯叟張文孝吳文肅由登用而朝廷多

峻加其父恩命

唐時黃河不聞有決溢之患唐書惟載薛平爲鄭滑節度使始河溫瓠子東泛滑距城纔二里許平按求故道出黎陽西南因命其從事裴宏泰往請魏博節度使田宏正宏正許之乃籍民田所當者易以他地疏導二十里以殺水悍還墾田七百頃於河南自是滑人無患此外無所紀蓋河朔地天寶後久屬蕃臣而事不聞朝廷也而汴河亦不聞疏通之事惟鄭畋集載爲相時汴河淀塞請令河陽節度使於汴口開導

仍令宣武感化節度使嚴帖州縣封公私斗門感化
卽徐州也

唐兩京皆有三館而各爲之所所以逐館命修撰文字
本朝三館合爲一竝在崇文院中景祐中命修總目
則在崇文院餘各置局他所蓋避衆人所見太宗實
錄在諸王賜食廳眞宗實錄在元符觀祥符中修冊
府元龜王文穆爲樞密使領其事乃就宣徽南院廳
以便其事自後遂修國史會要名曰編修院又修仁
宗實錄而英宗實錄同時竝修遂在慶甯宮史館領

日歷局置修撰二員宰相爲監修自置編修院以修
撰一人主之而日歷等書皆析歸編修院

唐在京文武官職事九品以上朔望日朝其文官五品
以上及監察御史員外郎太常博士每日參武官五
品以上仍每月五日十一日二十一日二十五日參

三品以上九日十九日二十九日又參

王沂公家一本云四品以

上九日十九日二十九日再參其長上折衝果毅若文武散官五品

以上直諸司及長上者各準職事參其洪

正字犯宣祖廟諱

文館及國子監博士學生每季參若雨雪霑服失容

及泥潦竝停

以上唐儀制令

凡京百司有常參官謂五品以

上職事官八品以上供奉官

以上唐六典

正

正字犯仁宗嫌名

元

二年敕文官充翰林學士皇太子諸王侍讀武官充禁軍職事竝不常朝參其在三館等諸職掌者竝朝參訖各歸所務是年御史中丞竇參奏常參文武官準令每日參自艱難以來遂許分日待戎事稍平即依常式其武官準令五品以上每月六參三品以上更加三參頃竝停廢今請準令卻復舊儀十三年御史臺奏諸司常參文官隔假三日以上竝以橫行參

假其武班每月先配九參六參

九參謂一月九次六參謂一月六次

今

後每經三節假滿縱不是本配入日竝依文官例橫

行參假

以上唐會要

後唐同光二年四方館奏今後除隨

駕將校及外方造奉專使文武兩班三品以上官可

於內殿對見其餘竝詣正衙從之天成元年御劄賜

文武百僚每日正衙常朝外五日一赴內殿起居每

月朔望日賜廊下食唐室承平時常參官每日朝退

賜食謂之廊餐自乾符亂離罷之惟月旦入閣日賜

食明宗即位諫官請文武百僚五日一起居見帝於

便殿李琪以爲非故事以五日爲繁請每月朔望日入閣賜廊下食罷五日起居之儀至是宣旨朔望入閣外五日一起居以爲常天成元年敕今後若遇不坐正殿日未御內殿前便令閣門使宣不坐放朝班退是年御史臺奏凡新除官及差使者合於正衙謝辭每遇內殿起居日百官不於正衙叙班其差使及新除官辭謝不令參謝每內殿起居日百僚先叙班於文明殿庭候辭謝官退則班入內殿從之晉天福二年中書門下奏在內廷諸司使等每除正官請令

赴正衙謝後不赴常朝其京官未陞朝官祇赴朔望

朝參從之

以上五代會要

國朝諸在京文武陞朝官每日朝

其有制免常朝者五日一參起居

國朝令文

按唐制文武

職事官竝赴常參武班五日一參又有三日一參

五日

參并朔望爲六參三日參乃九參

所謂常參官未有無職事者由後

唐同光中乃分常朝內殿凡隨駕將校外方進奉使文武三品以上官卽於內殿對見其餘竝詣正衙至天成初詔文武百官每日常朝外五日一赴內殿起居其趨朝官遇宣不坐放朝各退歸司本朝視朝之

制文德殿曰外朝凡不釐務朝臣日赴是謂常朝垂拱殿曰內殿宰臣樞密使以下要近職事者并武班日赴是謂常起居每五日文武朝臣釐務令釐務並赴內朝謂之百官大起居是則奉朝之制自為三等蓋天子坐朝莫先於正衙殿於禮羣臣無一日不朝者故正衙雖不坐常參官猶立班俟放朝乃退

唐有職事

者謂之常參今隸外朝不釐務者謂之常參

唐日御宣政設殿中細仗兵部旂旛等於廷朝官退皆賜食自開元後朔望宗廟上牙槃食明皇意欲避正

殿遂御紫宸殿喚仗入閣門遂有入閣之名在唐時殊不為盛禮唐末常御殿更無仗遇朔望特設之趨朝者仍給廊下食所以鄭谷輩多形於詩詠嘆美而五代之不絕祖宗數御文德殿行入閣禮熙甯二年予被詔修閣門儀制以為文德入閣非是當喚仗禦紫宸殿請下兩制與太常議之學士承旨王公珪等以為入閣是唐日坐朝之議不足行詔削去其禮予與閣門諸君因請如唐御宣政禮量設仗衛御之詔乃可今朔望御文德殿始於此也閣門有舊入閣

圖頗約其禮而簡便之凡文武官百人執仗四百人其五龍五鳳五嶽五星旗御馬皆立殿門之外舊制凡連假三日而著於令者宰相至陞朝官盡赴文德殿參假謂之橫行次日百官仍赴內殿起居近年連假後多便起而廢橫行之禮

吏部流內銓每除官皆云權判正衙謝復正謝前殿引選人謝辭繇唐以來謂之對別判銓與選人同入起居畢判銓於殿廷近北西嚮立選人謝辭訖出判銓官亦謝而出近止令選人門謝辭判銓不復入

魏野居於陝郊其地頗有水竹之勝客至必畱連飲酒真宗時聘召不起天禧中卒贈秘書省著作郎野子閑有父風皇祐中天章閣待制李公昭遇守陝言於朝賜號清逸處士

古者將葬請諡以易名近世多稟殯或已葬而請諡唐獨孤及諡郭知運而右司員外郎崔夏以爲知運葬已五十年今請易名竊恐非禮及以爲請諡者五家皆在葬後苟大師一年呂諲四年盧奕五年顏杲卿八年獨知運遂以過時見抑且八年與五十年其緩

一也舉奪殊制不可遂諡知運曰威國朝以來博士爲諡考功覆之皆得濡潤慶歷八年有言博士以美諡加於人以利濡潤有同納賂有詔不許收所遣於是舊臣子孫競來請諡旣而禮院厭其煩遂奏釐革嘉祐中李尙書維家復來請諡博士呂縉叔引詔以罷之

唐制兼官三品得贈官如韓文公會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後終吏部侍郎而贈禮部尙書是也又觀察使多贈兩省侍郎以就三品得諡國初以來惟正官三品方得諡兼官贈三品不得之眞宗命陳彭年詳定遂詔文武官至尙書節度使卒許輟朝贈至正三品許請諡而史失其傳寶元中光祿卿知河陽鄭立卒而輟朝非故事也

上元然鐙或云沿漠祠太一自昏至晝故事梁簡文帝有列鐙賦陳後主有光璧殿遙詠山鐙詩唐明皇開元中東都設鐙文宗開成中建鐙迎三宮太后是則唐以前歲不常設本朝太宗時三元不禁夜上元御乾元門中元下元御東華門後罷中元下元二節而

初元游觀之盛冠於前代

周禮四時變國火謂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櫛之火冬取槐檀之火而唐時惟清明取榆柳火以賜近臣戚里本朝因之惟賜輔臣戚里帥臣節察三司使知開封府樞密直學士中使皆得厚贈非賜例也

唐曲江開元天寶中旁有殿宇安史亂後盡圯廢文宗覽杜甫詩云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爲誰綠因建紫雲樓落霞亭歲時賜宴又詔百司於兩岸建亭

館太宗於西郊鑿金明池中有臺榭以閱水戲而士人游觀無存泊之所若兩岸如唐制設亭卽逾曲江之盛也

太宗時建東太一宮於蘇邸遂列十殿而五福君綦二太一處前殿冠通天冠服絳紗袍餘皆道服霓衣天聖中建西太一宮前殿處五福君綦大遊三太一亦用通天絳紗之制餘亦道冠霓衣熙甯五年建中太一宮內侍主塑像乃請下禮院議十太一冠服禮院乃具兩狀一如東西二宮之制一請盡服通天絳紗

學海類編
會
會有言亳州太清宮有唐太一塑像上遣中使視之
乃盡服王者衣冠遂詔如亳州之制

綠髹器始於王冀公家祥符天禧中每爲會卽盛陳之
然製自江南頗質朴慶歷後浙中始造盛行於時嘉
祐初兗國公主降李瑋時少師歐陽公長禮臺與諸
博士折衷婚禮頗放古制治平中邵不疑以知制告
權知諫院請選官撰本朝冠昏喪祭之禮乃詔禮院
詳定遂奏請置局於本院不許因循寢之

皇祐二年七月李侍中用和卒詔輟視詔下禮院乃檢
會李繼隆例院吏用印紙申請自二十一日至五日
輟朝而二十四日太廟孟饗在輟朝之內同知院范
侍郎鎮引春秋仲遂卒猶請罷饗判院宋景文以日
遽集議不及止之會繙見大中祥符三年四月敕石
保吉卒輟四日五日七日朝三日其六日太廟孟饗
已是大祠不坐又二十六日宣祖忌行香奉慰予時
同知院欲請移輟二十七日朝判寺王原叔言與申
請反覆遂亦止

歐陽少師提總修太常因革禮遣姚子張闢見問

太祖建隆四年南郊改元乾德是歲十一月二十九日
冬至而郊禮在十六日何也乃檢日歷其赦制云律
且協於黃鍾日正臨於甲子乃避晦而用十六日甲
子郊也及修實錄以此兩句太質而削去之遂失其
義皇祐二年當郊而日至復在晦宗袞遂建明堂之
禮

張唐公言徐常侍謫邠州時柳仲塗開爲守頃之鄭仲
賢文寶爲陝西轉運使鄭卽騎省門人也到官卽來
致謁而仲塗郡務不舉頗憚其來乃先懇於徐公鄭

旣謁見徐曰柳侯甚奉畏鄭翌日而還

列子廟在鄭州圃田其地有小城貌甚古相傳有唐李
德裕王起題名而前輩畱紀甚多景祐中王文惠公
爲章惠太后園陵使還請增葺之於是舊迹都盡今
其榜陳文惠之筆

孟州汜化縣有武牢關城城內有山數峰一峰上有唐
昭武廟按李德裕會昌一品集載昭武廟乃神堯太
宗塑像今殿內有二人立而以冠傳付之貌或云失
二帝塑像而但存侍者故也

李文正公罷相爲僕射奉朝請居城東北隅昭慶坊去禁門遼遠每五鼓則興置白居易集數冊於茶鐐中至安遠門仗舍然燭觀之俟啓鑰則赴朝雍熙二年三月詔中書申後兩棒鼓出樞密院申後四棒鼓出開寶六年六月敕參知政事薛居正呂餘慶於都堂與宰相趙普同議公事是月又敕中書門下押班知印及祠祭行香今後宜令宰臣趙普與參知政事薛居正呂餘慶輪知既而復有釐革

雍熙四年文德殿前始置參政摶位在宰相之後至道中寇萊公爲參知政事復與宰臣輪日知印正衙押班其摶位遂與中書門下一班書敕齊列銜街衢並馬宰相使相事并有公事並升都堂及萊公罷遂詔只令宰臣押班知印參政止得輪祠祭行香正衙摶位次宰臣之下立凡有公事並與宰臣同升都堂如宰臣使相上事卽不得升

景德四年六月敕臣僚自外到闕及在京主執如有公事並日逐於巳時以前中書密院聚廳相見其後復分廳見客慶歷八年禁止之如景德之制

太宗製笏頭帶以賜輔臣其罷免尙亦服之至祥符中
趙文定罷參知政事爲兵部侍郎後數載除景靈宮
副使真宗命廷賜御仙花帶與繡鞵遂服御仙帶自
後二府罷者學士與散官通服此帶遂以爲故事予
親見蔡文忠罷參知政事爲戶部侍郎服此帶蓋曾
爲學士用詔文金帶曾經賜者許繫之先公爲翰林
及侍讀兩學
士清災落職爲中書舍人仍舊服金帶
例皆如此景祐三年八月方著詔其宰相罷免
雖散官竝依舊服笏帶李文定天聖中自秘書監來
朝除刑部侍郎竝服笏帶近有罷參政者黑帶佩魚

而入非故事也入兩府自黑帶賜笏帶者太宗朝例
甚多祥符中張文節自待制爲中丞而參政事天聖
中姜侍郎自三司副使爲諫議大夫而樞密竝賜如
上

春明退朝錄卷下

宋 常山宋敏求次道著

京城士人舊通用青絹涼繖大中祥符五年九月惟許親王用之餘並禁止六年六月始許中書樞密院依舊用繖出入

丁晉公天禧中鎮金陵臨秦淮建亭名曰賞心中設屏及唐人所畫袁安臥雪圖時稱名筆後人以蘆鴈圖易之嘉祐初王侍郎君玉守金陵建白鷺亭於其西皆棟宇軒敞盡覽江山之勝

唐成都府有散花樓河中有薰風樓綠莎廳揚州有賞心亭鄭州有夕陽樓潤州有千巖樓今皆易其名或不復見

秘府書畫予盡得觀之二王真蹟內三兩卷有陶穀尙書跋尾者尤奇其畫梁令瓚二十八宿真形圖李思訓著色山水韓滉水牛東丹王千角鹿其江南徐熙唐希雅蜀黃荃父子畫筆甚多

王祁公家有晉諸賢墨蹟唐相王廣津所寶有永存珍秘圖刻閣立本畫老子西昇經唐人畫鎖諫圖王冀

公家褚遂良書唐太宗帝京篇太宗見祿東贊步輦圖錢文僖家書畫最多有大令黃庭經李邕雜蹟錢宣靖家王維草堂圖周安惠家獻之洛神賦蘇侍郎家魏鄭公諫太宗圖楚樞密有江都王馬王尙書仲儀有回文織錦圖

以上皆錄見者

楊州后土廟有瓊花一株或云自唐所植卽李衛公所謂玉蘂花也舊不可移徙今京師亦有之

近人有收漢祖過沛圖者畫蹟頗佳而有僧爲觀者所指翌日竝加僧以幅巾

學海類編
金閣老王勝之轉運兩浙於民家得唐沈既濟所撰劉
展亂紀一卷時唐書已成所載展事殊略按展上元
元年爲宋州刺史與御史中丞李銑皆副淮西節度
使王仲昇銑貪暴無法而展性剛鯁不折王仲昇奏
銑狀而誅之次謀及展然展居睢陽有兵權難亟圖
乃與監軍使刑延恩矯詔以展爲都統江南淮南節
度防禦使代李峘欲其赴鎮於塗中執之也展頗以
爲疑遣使請符節於峘既得之悉舉睢陽兵七千人
赴廣陵延恩始約李峘與淮南東道節度使鄧景山

圖展及事露傳檄州郡言展反狀發兵距之展亦露
布言李峘反而南北警急文檄交馳於道景山渡淮
陳於徐城洪爲展所敗又破李峘於下蜀二年命田
神功舉平盧軍東下展迎擊爲神功再破之遂棄廣
陵而奔江南以舟師自金山引鬪神功有五船而展
殺其二船後爲賈隱林射展中日因而斬之傳首京
師收器械三千餘萬展既平租庸使元載以吳越雖
兵荒後民產猶給乃辟召豪吏分宰列邑以重斂之
其州縣賦調積有逋違乃稽諸版籍通校大數八年

學海類編 卷之三
之賦舉空名以斂之其科率之例不約戶品之上下
但家有粟帛者則以人徒圍襲如擒捕寇盜然後簿
錄其產而中分之甚者七八九時人謂之白著言其
厚斂無名其所著者皆公然明白無所嫌避一云世
人謂酒酣爲白著既爲刻薄之後人不堪其困弊則
必顛沛酩酊如飲者之著也劉晏傳中亦有白著與此差異渤海高
云有白著歌曰上元官吏務剝削江淮之人多白著
其所紀用兵次第甚詳此槩舉之云

賈直孺在翰林建言皇子不當爲檢校師傅乃詔止除

檢校太尉

九宮貴神始天寶初術士蘇嘉慶上言請置壇明皇親
祠及王璵爲相又勸肅宗親祠太和中監察御史舒
元輿論列遂降爲中祀會昌中李德裕爲相復爲大
祀宣宗時又降爲中祀乾符中宰相崔彥昭因歲旱
禱雨獲應又升爲大祀

宗袞言世傳魏鍾繇表云癘憤怒之眾癘非可通勉勵
之意恐古人借使又疑其誤

宰相三入者趙中令太祖朝初相太宗朝兩入呂文穆

太宗朝再相真宗朝一入呂許公張鄧公仁宗朝皆
三八

學士三八李文正劉中山子儀中山三入玉堂集云三入翰林皆待詔楊昭度

宣召入院其舉自代皆宣獻公宋景文范景仁四入李邯鄲五入而

一不拜

建隆三年十二月班簿二百二十四員文班一百五十

四人內南班一百一十人兩省二十七人學士三人

留司十人武班七十四人內留司一十一人

梁開平二年南郊執儀仗兵士二千九百七十八建隆

四年郊兵部執儀仗兵士一萬三千六十人太常寺

鼓吹等二千六百四人太僕寺推駕兵士六百八十

二人六軍執擎人員兵士五百五十二人左右金吾

街仗各一百五十二人左金吾仗三百五十八人右

金吾仗三百五十九人殿中省押番人員并執擎兵

士共五百三十一人司天臺一百六十二人八司都

四千三百七十三人各兵部二萬七千四百三十三

人

予家有范魯公雜錄記世宗親征忠正駐蹕城下嘗中

夜有白虹自淝水起亘數丈下貫城中數刻方沒自是吳人閉壁逾年殍殍者甚眾及劉仁贍以城歸遷州於下蔡其城遂蕪廢又曰江南李璟發兵攻建州王延政有白虹貫城未幾城陷舍宇焚蕪殆盡

又曰近朝皇太后皇后皆有印篆文曰皇太后之印皇后之印故事二宮立各有宮名長秋長樂長信之類是也宜以宮名爲文至尊之位亦不合言印當云某宮之寶

又曰近世諸王公主制中稱皇子皇弟皇女疑皇字相

承爲例止合云第幾子第幾弟第幾女云

又曰江南有國時田每十畝蠲一畝半以充瘠薄

又曰罰俸例一品八貫二品六貫三品五貫四品三貫五百五品三貫六品二貫七品一貫七百五十八品一貫三百九品一貫五十

又曰上古以來逐朝歷名黃帝起元用辛卯顓帝用乙

卯虞用戊午夏用丙寅成湯用甲寅周用丁巳魯用

庚子秦用乙卯漢用太初又四分又三統魏用黃初

又景初晉用元

正字犯聖祖名

始又合元萬分宋用大明又

元嘉齊用天保又同章又正象後魏用興和又正元
又正象梁用大同又乾象又永昌後周用天和又丙
寅又明元正字犯聖祖名隋用甲子又開皇又皇極又大業
唐用戊寅又麟德又神龍又大衍又元和觀象又長
慶宣明又寶應又正元又景福崇元正字犯聖祖名晉天福
用調元周顯德用欽天本朝太祖用應天太宗用乾
元真宗用宜天仁宗用崇天英宗用明天已而復用
崇天

忠懿錢尙父自國初至歸朝其貢奉之物著錢行於時

今大宴所施塗金銀花鳳狻猊壓舞茵蠻人及銀裝
龍鳳鼓皆其所進也凡獻銀絹綾錦乳香金器瑇瑁
寶器通天帶之外其銀香龍香象獅子鶴鹿孔雀每
集皆千餘兩又有香囊酒甕諸什器物等件莫能悉
數祥符天聖經火多熱去今太常有銀飾鼓十枚尙
存

外臣除節度使景德前止舍人院作制楊文公外制集
議潘羅支廝鐸督朔方軍節度數制是也其後遂學
士院降麻如大禮加恩在將相後數日方下然不鎖

院不宣麻近年遂同將相例鎖院造廷矣

交州進奉使舊多遣兵馬使或攝管內刺史或靜海節度賓幕之職及其歸多加檢校官或就遷其職如行軍司馬副使之類近皆自稱王官又以王官命之尙書省舊制尙書侍郎郎官不得著鞞鞋過都堂門唐兵部吏部侍郎郎官選限內不朝今審官東西院三班院皆預內朝而流內銓止趨五日起居疑循舊制也

丁晉公馮魏公位三公侍中而未嘗冠貂蟬杜祁公相甫百日當慶歷四年郊祠貂冠公袞又升輅奉冊改謚諸后

杜祁公罷相知兖州寓北郊佛寺以待兖州接人逾再浹日會宗袞自汶陽召還過其寺造謁而杜公曰處此幾與在中書日同矣旦暮北去欲識壁云淳汾陽曾畱此蓋自戲其居位不久也

杜祁公休退居南都客至無不見止服衫帽嘗曰七十致仕可用高士服乎

唐宰相奉朝請卽退延英止論政事大體其進擬差除

但入熟狀畫可今所存有開元宰相奏請狀二卷鄭
畋鳳池稟草內載兩爲相奏擬狀數卷祕府有擬狀
注制十卷多用四六紀其人履歷性行論請皆宰相
自草五代亦然寇萊公謂楊文公曰予不能爲唐時
宰相蓋嬾於命詞也今中書日進呈差除退卽批聖
旨而同列押字國初范魯公始爲之

李西樞憲成爲知制告尙衣緋出守荆南召爲學士閣
門舉例賜金帶而不可加於緋衣乃并賜三品服太
宗命製毬路笏帶賜輔臣後雖罷免亦服焉趙文定

罷參知政事頃之除景靈宮副使賜以御仙帶自後
罷宰相仍服笏帶罷參樞皆止服御仙帶

江南省清輝殿學士張公洎爲之蜀有麗文殿學士韓
昭爲之今契丹省乾文閣待制

皇后有諡起於東漢自是至于隋皆單諡光烈陰皇后
明德馬皇后和熹鄧皇后文獻獨孤皇后是也史家
取帝諡冠其上以別之如云光烈皇后陰氏明德皇
后馬氏也非謂欲連帝諡而名之也然則質家尙單
文家尙複後世或用複諡如唐正正字犯仁宗嫌名觀中長

孫皇后諡文德後太宗諡文皇帝文德自是復諡其
議自用二名偶同太宗之諡爾中宗諡孝和趙氏諡

和思言取帝諡配之其後昭成肅明元獻章欽

正字犯翼

祖廟諱

叡真昭德莊憲諸后皆不連帝諡國初追尊四

廟三祖之后冠以帝諡及杜太后崩始諡明憲未幾
欲同三祖之后遂改昭憲及太祖諸后自連孝字太
宗后連德字真宗后連莊字皆用複諡非連帝諡爲
義慶歷中乃言孝字連太祖諡德字連太宗諡遂改
爲章以連真宗諡且祖宗諡號皆十餘字豈止配一

字爲義又太祖功烈豈專以孝稱太宗后連德字乃
在下文與祖宗后諡文不對何如東漢諸后單舉之
乎皇祐中予爲禮官龍圖閣直學士趙周翰奏議甚
詳下禮院時新以章易莊朝廷以宗廟事重不欲數
更張遂寢其所奏

祖宗朝使相節度使未嘗有領京師官局者其奉朝請
必改他官多爲東宮三少上將軍統軍趙中令以使
相自河陽還除太子少保至明道中錢相始爲景靈
宮使治平中武康節度李公端愿始爲醴泉觀使至

學海類編
和中仁宗疾平以太宗至道年升遐深惡其年號趣
詔中書改之是歲以郊爲恭謝天地改元曰嘉祐
宋景文言大小孤山以孤獨爲字有廟江壩乃爲婦人
狀龍圖閣直學士陳公簡夫畱詩曰山稱孤獨字廟
塑女郎形過客雖知誤行人但乞靈時稱佳句

太祖時大卿監卒皆輟朝一日景德以前文武官贈三
品皆不得諡曾任三品官乃得諡真宗大中祥符中
命陳文僖公彭年重定以正三品尙書節度使卒始
輟朝贈尙書節度使許定諡自後遵用其制而日歷

實錄國史皆遺其事

尙父錢忠懿王自太祖開基貢獻不絕帝以其恭順待
之甚厚及討江南命爲昇州東南面行營招撫制置
使屢獻戎捷及拔常州拜守太師依前尙書令兼中
書令吳越國王又親赴行營帝益嘉之詔令歸國江
南平亟請入覲許之既至會太祖幸洛陽郊禋西駕
有日矣詔趣其還忠懿臨別面敘感戀願子孫世世
奉藩太祖謂曰盡吾一生盡汝一生令汝享有二浙
也忠懿以帝賜重約旣得歸喜甚以爲永保其國矣

學海類編
是歲永昌鼎成後二年來朝遂舉版籍納王府焉
唐王及善曰中書令可一日不見天子乎太祖開寶九
年以中外無事始詔旬假日不坐然其日輔臣猶對
于後殿問聖體而退至道三年三月二十九日旬假
是日太宗猶對輔臣至夕帝崩李南陽永熙挽詞曰
朝馮玉几言猶在夜啓金滕事已非時稱佳作至真
宗時旬假輔臣始不入寶元中西事方興假日視事
慶歷初乃如舊

唐白文公自勒文集成五十卷後集二十卷皆寫本寄
藏廬山東林寺又藏龍門香山寺高駢鎮淮南寄語
江西廉使取東林集而有之香山集經亂亦不復存
其後履道宅爲普明僧院後唐明宗子秦王從榮又
寫本寘院之經藏今本是也後人亦補東林所藏皆
篇目次第非真與今吳蜀摹版無異

夏鄭公爲宣徽使忠武軍節度使自河中府徙判蔡州
道經許昌時李邯鄲爲守乃徙居他所空使宅以待
之夏公以爲知體

凡公家文書之橐中書謂之草樞密院謂之底三司謂

學海類編
之檢今祕府有梁朝宣底二卷卽正正字犯仁明中
崇政院書也檢卽州縣通稱焉

祖宗時宰相罷免唯趙令得使相餘多本官歸班參樞
亦然天僖中張文節始以待讀學士知南京天聖中
王文康以資政殿學士知陝州自慶歷後解罷率皆
得職焉

祖宗時唯樞密直學士帶出外任李尙書維罷翰林爲
集賢院學士知許州劉中山子儀自翰林爲臺丞李
憲成以翰林權使三司皆斬出竝以樞密直學士劉

知潁州李知洪州蔡文忠以翰林兼侍讀兩學士改
龍圖閣學士知密州自翰林改龍圖而出藩繇文忠
始也近歲率帶侍讀及端明學士邢公昉以待讀學
士知曹州孫宣公亦以侍講知兗州二公皆久奉勸
講遂優以其職補外自張文節以舊輔臣帶侍讀出
守至寶元年梅公詢始以待讀學士知許州侍讀帶
外任自梅公始也其後翰林出者率皆換此職

晁文元公天僖中自翰林承旨換集賢院學士判西京
畱臺吳正肅公皇祐中以資政殿學士李少師公明

學海類編
嘉祐中以龍圖閣直學士竝換集賢判西臺近歲皆以禁職分臺

太宗命創方圖毬路帶亦名笏頭帶以賜二府文臣明道初張徐公爲樞密使兼侍中獨得賜之皇祐初李侍中用和以叔舅斬賜時王侍中貽永爲樞密使遂并賜之其後曹侍中亦以叔舅而賜焉

文穆王冀公天聖初再爲相既拜命謝恩卽請詣景靈宮奉眞殿朝謝眞宗皇帝冀公仍以五百千建道場託先公爲齋文其略曰奉諱之初謝病於外臨西宮而莫及企南狩以方遙失其本餘不盡記自後二府初拜恩入謝卽詣景靈宮蓋踵冀公故事也

凡拜職入謝多有對賜拜官加勲封謝恩雖二府亦無有景德初王冀公以參知政事判大名府召還加邑封時契丹方講好眞宗欲重其事冀公入謝特命以衣帶鞞馬賜之自後二府轉官加階勲封邑入謝竝有對賜

慶歷四年賈魏公建議修唐書始令在館學士人供唐書外故事二件積累旣多乃請曾魯公掌侍郎唐卿

學海類編
公釐附於本傳五年夏命四判館二修撰刊修時王文安宋景文楊宣懿今趙少師判館閣張尙書余尙書安道爲修撰又命編修官六人曾魯公趙龍閣周翰何密直公南范侍郎景仁邵龍閣不疑與予而魏公爲提舉魏公罷相陳恭公不肯領次當宋元憲而以景立爲嫌乃用丁文簡丁公薨劉丞相代之劉公罷相王文安代之王公薨曾魯公代之遂成書初景文修慶歷編敕未暇到局而趙少師請守蘇州王文安丁母憂張楊皆出外後遂景文獨下筆久之歐少

師領刊修遂分作紀志魯公始亦以編敕不入局周翰亦未嘗至後辭之公南過開封幕不疑以目疾辭去遂命王忠簡景彝補其缺頃之呂縉叔入劉仲更始修天文歷志後充編修官將卒業而梅聖俞入局修方鎮百官表嘉祐五年六月成書魯公以提舉日淺自辭賞典唯賜器弊歐宋二公范王與金皆遷一官縉叔直秘閣仲更崇文院檢討未謝而卒聖俞先一月餘卒詔官其一子初編修官作志草而景彝分禮儀與兵志探討唐事甚詳而卒不用後求其本不

學海類編 卷之二
獲縉叔欲作釋音補少遺逸事亦不能成

太尉舊在三師之下繇唐以來以上公爲重李光弼自
司空爲太尉薨贈太保郭子儀自司廷爲太尉薨贈
太師李德裕自司徒爲太尉皆以超拜李載義自司
徒爲太保王智興自司徒爲太傅二人府具贈太尉
是以上公寵待宗臣餘雖有功可遷保傅而掌武之
尊不可得也五代至國初節度使皆自檢校太傅遷
太尉太尉遷太師然無升秩明文

北都使宅舊有過馬廳按唐韓偓云外使進鷹初得按
中官過馬不教嘶注云上每乘馬必中官馭以進謂
之過馬旣乘之躡蹠嘶鳴也蓋唐時方鎮亦倣之因
而名廳事也

唐明皇以諸王從學名集賢院學士徐堅等討集故事
兼前世文辭撰初學記劉中山公子儀愛其書曰非
止初學可爲終身記

二府舊以官相壓李文正自文明殿學士工部尙書爲
參知政事而宋惠安公乃自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
遷刑部尙書居其上至祥符末王沂公與張文節公

同參知政事王轉給事中張轉工部侍郎而班沂公下意頗不悅乃復還貳卿之命止以舊官優加階邑自後第以先後入為次序

太宗詔諸儒編故事一千卷曰太平總類文章一千卷曰文苑英華小說五百卷曰太平廣記醫方一千卷曰神醫普救總類成帝日覽三卷一年而讀周賜名曰太平御覽又詔翰林承旨蘇公易簡道士韓德純僧贊甯集三教聖賢事迹各五十卷書成之日贊甯為首坐其書不傳真宗詔諸儒編君臣事迹一千卷

曰冊府元龜不欲后妃婦人等事廁其閒別纂彤管懿範七十卷又命陳文僖公哀歷代帝王文章為宸章集二十五卷復集婦人文章為十五卷世亦不傳樞密院問降宣故事具典故申院按今有梁朝宣底二

卷載朱梁正正字犯仁明三年四年事每事下有月

日云臣李振宣或除官差官或宣事於方鎮等處其閒有云宣頭宣命宣旨者梁朝以樞密院為崇政院始置使以大臣領之任以政事正正字犯仁明年是

李振為使當時以宣傳上旨故名之曰宣而樞密院

所出文字之名也似欲與中書敕竝行雖無所明見
 疑降宣始自朱梁之時晉天福五年改樞密院承旨
 為承宣亦似相合其底乃底本也繫日月姓名者此
 所以為底聞今尚仍舊名

熙甯七年五月十三日

或問今之敕起何時按蔡邕獨斷曰天子下書有四一
 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戒敕然自隋唐以
 來除改百官必有告敕而從敕字予家有景龍年敕
 其制蓋須由中書門下省故劉禕之曰不經鳳閣鸞
 臺何謂之敕唐時政事堂在門下省而除擬百官必

中書令宣侍郎奉舍人行進入畫敕字此所以為敕
 也然後政事堂出牒布於外所以云牒奉敕云云也
 慶歷中予與蘇子美同在館子美嘗攜其遠祖珣唐
 時敕數本來觀與予家者一同字書不載勅字而近
 世所用也皇祐二年仁宗始祀明堂范文正公時守
 杭州而杜正獻致政居南都蔣侍郎希魯致政居蘇
 州皆已耆年康范公建言朝廷部禮宜召元老舊德
 陪位于廷於是乃詔南都起杜公西都起任安惠公
 陪祀供帳都亭驛以待焉二公卒不至加賜衣帶器

幣賜一于出身自後前兩府致政者大禮前率有詔
召之然亦無至者禮畢皆賜衣帶器幣焉

本朝兩省清望宮尚書省郎竝出入重載官祖宗時兩
制亦同之王黃州罷翰林滁州謝上表云臣頭有重
戴身被朝章是也其後祥符天禧閒兩制竝徹去之
非故事也祖宗時未有磨勘每遇郊祀等恩皆轉官
未滿二載者不轉官例加五階王黃州自知制告未
有勲便加柱國在滁州爲散郎自承奉郎加朝散大
夫階

宋僊後唐明宗之外孫漢太祖之駙馬歷累鎮節度檢
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有女十五人開寶皇后
最居長韓樞密崇訓寇萊公王武恭公皆其壻也多
享國封張尙書安道言嘗收得舊本道家奏章圖其
天門有三人守衛之皆金甲狀謂葛將軍掌旌周將
軍掌節其一
忘記嘉祐初仁宗夢至大野中如迭錯失道
左右侍衛皆不復見旣而遙望天際有旛幢車騎乘
雲而至輟乘以奉帝帝問何人答何葛將軍也以儀
衛護送帝至宮闕乃寤後詔令宮觀設像供事之於

道書中求其名位然不得如圖之詳也

至道二年十一月司天冬官正楊文鎰建言歷日六十甲子外更留二十年太宗以謂支干相承雖止於六十本命之外卻從一歲起首竝不見當生紀年若存兩周甲子共成上壽之數使期頤之人猶見本年號令司天議之司天請如上旨印造新歷頒行可之本朝之制凡霈宥大赦曲赦德音三種自分等差宗爲言德音非可名制書乃臣下奉行制書之名天子自謂德音非也予按唐常袞集赦令一門總謂之德音

蓋得之矣

太宗淳化五年日歷載上謂侍臣曰聽斷天下事直須耐煩方盡臣下之情昔莊宗可謂百戰得中原之地然而守文之道可謂懵然矣終日沈飲聽鄭衛之聲與胡樂合奏自昏徹旦謂之聒帳半酣之後置畎酒篋沈醉射乃至夜不已招箭者但以物擊銀器言其中的與俳優輩結十弟兄每略與近臣商議事必傳語伶人叙相見遲晚之由縱兵出獵涉旬不返於優倡猱雜之中復自矜寫春秋不知當時刑政何如也

蘇易簡書於時政曰上自潛躍以求多詳延故老問以前代興廢之由銘之於心以爲鑑戒上來數事皆史傳不載秉筆之臣得以紀錄焉

唐日歷正

正字犯仁宗嫌名

觀十年十月詔始用黃麻紙寫詔

敕又曰上元三年閏三月戊子敕制敕施行既爲永式比用白紙多有蟲蠹自今已後尙書省頒下諸司

及州下縣宜竝用黃紙

魏志劉放孫資勸明帝召司馬宣王帝納其言卽以黃紙

令放作詔

南遷錄序

大定甲戌冬六飛南邁新宅大都於宣武師顏握筆東
觀道閒被命仍兼禮郎馳驅清蹕閒粗知記注顛末恭
惟太祖皇帝布昭聖武興於龍朔太宗皇帝應天順人
滅遼俘宋定鼎中京率土賓服凡王會所圖琛貢相續
象胥効職離任迭奏視昔帝王之盛漢唐之隆惟金繼
之中懷逸豫釁起近親要誘遠兵長蛇封豕尙忍言哉
創業雖難守成匪易以今驗昔顧不信哉德皇嗣統逮
今皇上憂勤恭儉敬聽臣鄰思戡多難而天未悔禍孰

不疚心燎原滔天挽莫能止於是踵太王居岐之仁嗣
成周卜洛之舉肆上帝復我高祖之德永地于茲新邑
保定大功厥有望哉師顏推極患原始于大定之末用
示厥鑑尙祈謹斯敢竊序以爲南遷錄云十二月下澣
日通直郎秘書省著作騎都尉賜緋張師顏敬序

南遷錄

通直郎秘書省著作郎騎都尉賜緋張師顏錄

天統四年十一月誅宣武節度使鄭王允蹈及附馬都
尉唐适蒲刺同母姝新興公主榮安公主賜死除屬籍
同逆者皆夷三族

初海陵煬王亮之伐江南兵民內外怨叛世宗以賢厚
爲上國部眾推立長子允升次子允猷皆有勲勞大定
三年立允升爲皇太子諸子皆封王允升惟嗜酒喜遊
獵膽勇能用兵每勸世宗南伐混一天下世宗不聽允

植世宗第三子封秦王性寬和亦嗜酒色其妃趙氏故降授南官千

牛將軍楷之幼女有殊色宮禁事秘外傳頗醜允植日有寵升

猷漸忌惡之每入侍兄弟多競言兵事允植獨從容勸

上以安民結好為務世宗喜曰爾見正與我合由是諸

文士吳與權張幼酢張幼誠等多附之閒與帝言秦王

必能安社稷趙妃復與張昭儀宋婕妤等論叙姻婭張

宋皆南官子孫内外交贊太子詹事蕭與與太子右衛

率完顏固弼等咸謂允升曰上寵待秦王過於殿下天

下皆知有奪嫡之謀殿下若不早為之計豈不見唐太

宗殺建成之事乎允升由是疑懼與與謂三衛將及諸

統軍曰秦王以協和南宋合上意爾輩不獨無富貴之

望且欲盡罷汝輩兵權盡用南宋遺臣殿下每與上爭

大見疏外于是諸將皆泣各懷怨心大定七年四月二

日上與太子諸王在東苑賞牡丹秦王賦詩以進和者

十有五入直學士吳與權讀秦王詩贊美不已太子不

能平完顏兀朮之子深知其意直前頓首曰國家起自漠

北君臣部落皆以勇力戰爭為業故能滅遼逼宋混一

南北諸蕃畏懼自近歲多用遼宋亡國遺臣多以富貴

學海類編 卷之二 史參
文字壞我土俗先臣在順昌爲南宋劉錡所敗便嘆用
兵不如天會之時皆是國家上下貪向安恬爲人侮弄
今郎主一向不說著兵使說文字人朝夕在側南宋所
傳之主大是有志報復韃國而蒙近歲不受役調夏人
屢爭麟府郎主捨積年戰鬪之臣獨謂其不足與語臣
不知三邊有急把作詩解文字人去當得否上默然左
右皆駭目相顧知內東省事余萬福向前扶之曰郎主
方歡飲郎君卻作苦惱人語耶扶起去之自是文武分
黨相爲水火十九年六月秦王與宮僚張克己李去僞

王延等宴於南涼觀三鼓方散秦王就寢及晨觀門微
啓有血衣擲於池側衛直余阿都亟往視之秦王已殞
胸口皆傷侍女四人俱死事聞收張克己等赴獄詔大
興府捕賊甚急逾月皆無影兆會薊門縣失官錢有張
覲遂甯哥等在縣遶遊捐費金帛殆不可勝計眾疑其
盜官錢擒之閱其筐有金五百兩皆太子所賜鞫問乃
知殺秦王者此輩實升猷使之也縣密以聞大興尹完
顏良密奏世宗召二府議之且疑其不然升王允恭時
在蓬萊院聞之馳騎報東宮詰曉升猷微服佩三衛符

出門晨夜奔馳凡三日至和龍上遣明威將軍完顏宇
追之宇年六十餘不能馳逐升猷至會同宣言南官
子孫弑逆我今至此發兵救國人聞皆信自會同以北
和龍以西皆受調發會宇至人心始疑宇至東漠與太
子兵遇宇遂宣詔且約日合戰至晡時太子眾散詰朝
宇進兵懸榜購募越七日射龍淵人以升猷首至有司
請誅升猷妻孥八十九人并廢升猷爲庶人諡允植爲
元悼太子時世宗之子旣誅廢殺者三人餘子尙九人
鄭王允蹈乃南宋天水哀王之甥也

哀王卽宋徽宗天會年間薨於五國城熙宗甯諡爲
哀王仍命靖康君以奉祭祀

允蹈母尤有寵以元悼妃故深自退挹年且高聞宮人
呼爲皇后便涕泣辭讓每人起居便搖手止之曰吾子
承順以報劬勞足矣汝輩幸勿累我興慶二年七月上
不豫左僕射知中書省孛詰烈知樞密竇耆年同知中
書省王昌禹等拜表請立太子翌日有旨付都堂議直
學士吳與權典樞密院張克己首言二庶人以悖逆誅
元悼乃聖意所屬不幸殞命當立其子左給事中韓允

學海類編
中右諫議鄭遂良爭曰克己輩是何言耶二庶人以逆
誅元悼雖追諡生前未嘗立也陛下子孫眾多三子既
死不必論今惟當立現存居長者始服人心不然必亂
克己曰昔梁武不立太子統之子警捨孫而立其弟綱
卒致侯景之亂警等言皆不服由此觀之元悼之子雖
幼當立何疑竇耆年曰蕭統是已立爲太子便當繼立
其子元悼不曾立難用此例韓給事之言是也李詰烈
不能決詰朝東明殿奏陳請旨世宗未及有語趙妃自
簾內厲聲曰這孩兒底父既已被人殺了郎主不若更

殺其子將來又免被人魚肉世宗起入內知內省江淵
等與趙妃連結且受其厚賂淵探知上方有寵於趙妃
必欲立其子故言於上曰秦王之子年幼郎主萬歲他
無所識立之他亦不知是何底用若立允蹈等彼急于
富貴豈顧於父耶郎主不見冒頓事乎世宗沈吟不應
十一月丁丑中批立太孫付外施行竇耆年固爭不從
乞致仕韓允中乞罷皆許之張克己自翰林都承旨遷
參政賞其建儲及草制也鄭王允蹈性寬厚又以母遠
避恩寵中外無黨世宗每稱其局量諸武將謂其有外

家風不肯甚附之太孫既立世宗每見之有愧色允蹈三子長大辯年十六明斷果決二子尙幼大辯封遂甯郡王至是遷愛王大辯居閒嘗說其父曰太孫既立大人處嫌疑之地宜思避禍不若乞外鎮可以自安鄭王不能從東宮僚黨以其性寬大亦不之疑元悼太妃與允蹈母爲姊妹亦相慈愛張克己余大璋完顏赤等獨以大辯爲疑况大辯之初生也其母蕭氏夢一人乘馬持刀自南來稱南紹興主遣來覺而與其姑言之及生趙氏捧之而泣曰汝自南來耶尤鍾愛撫育六月世宗

以其母早死嘗俾在趙貴人閣住年十三始出閣會蒙人侵邊議親王總兵權鎮撫大辯請行世宗以其年弱不許完顏赤曰愛王雖少然志氣明決度必可任遂白遣之加封兩鎮節度都統五國城十五州兵馬大辯至鎮深得諸夷之心興慶四年正月世宗晏駕太孫登極逾年改元天統尊禮大臣事不自決親近儒臣敬事諸父中外欣然及山陵後縱酒聽樂與伶人張喜喜等狎比張克己等數諫不聽尊元悼太妃爲太后江淵爲東內省都知尤用事太后及上皆信之公受賂遺除拜生

殺皆出其口淵或有故不入機務填壅不卽報下克己等朝夕其門夏人入寇河東陝西師屢敗淵皆不卽以聞完顏煒上疏切諫在都堂慷慨謂鄭遂良曰太祖太宗皇帝與忠獻王粘罕忠烈王兀朮百戰辛苦以有天下忠烈王臨歿以夏蒙人爲憂遺奏極切今內外偷安惡聞敗事豈不見耶律趙氏將亡之時乎淵聞而惡之諷東臺御史范圭奏煒謗訕且言陛下爲世宗所立中外欣戴煒懷異謀嘗謂人曰皇太孫非社稷主乞行誅殛煒遂除名爲民徙之代州忠烈王兀朮之次子也年已六

十性鯁直習兵事煒旣貶中外惕息淵嘗及內侍江從一李連從上宴於太后宮太后言鄭昭儀善舞雙勃脫

昭儀南宮華原郡王鄭居中之會孫女也

有國色世宗晚年甚嬖之上見而

喜宴罷令淵等納之興慶宮晨夕往焉上或酣醉日昃不果視朝三省黃案悉令處分鄭妃或坐膝上批詔內降慧黠便媚善爲恢諧淵多獻珍寶服玩表裏膠固鄭妃嘗得幸於世宗元悼太后以爲言上令改姓鄧號宸妃上幸蓬萊院見所陳玉器及諸珍玩視其篆識多用宋朝宣和時物惻然動色宸妃曰作者未必用用者不

必作南帝但能作以爲郎主用耳宸妃嘗與上同輦出獵過御龍橋見石白如雪歸而愛之白上於薊山輦置築巖洞于芳華閣前凡用工二萬人輦及牛馬七百乘道路相望會是冬嘗菊于東明園上登東明閣見屏障畫宣和艮嶽問內侍俞琬曰此處是何所琬曰趙家宣和帝以運東南花石築艮嶽致亡國破家先帝命圖之以爲戒宸妃曰妾聞宣和帝之亡不緣此事乃是用童貫梁師成耳蓋譏琬也顧見江淵又好謂曰我嫌俞琬來破壞我好事卻又忘了都知勿怪勿罪淵合手以謝

時國政多紕名器混濫吏部尙書于濟明奏言旬日之間斜封補官凡三百人乞行追汰奏入不省起居郎兼諫院柏良器上疏切諫貶濮州同知是歲大旱山東及澤潞閒寇竊屯結至萬餘人樞密奏遣左統軍完顏高副統軍完顏志同討之凡七萬人給錢七千軍裝悉令自製高見樞密謝世雲言軍怨詈恐不堪用翌日奏事上曰高等欲以此相恐二人皆罷別遣龍虎領軍張天翼往江淵仍奏遣其弟副知東省事江源監其軍秘書監兼權給事中田邁奏宦者監軍唐之弊政趙氏嘗用

學海類編 卷之三
之河東太原之戰忠獻王振鼓大呼童貫以走太祖起
自龍翔太宗討定兩河皆用功臣親總軍令乃忽變舊
制恐兵心離不聽詰旦早朝邁坐待漏院淵揚馬鞭過
罵之曰癡南虜敢言我家兄弟耶邁遂求出知鄭州淵
恐其抵抗改潞州兼督軍糧欲坐以軍興乏食之罪淵
令其弟害之邁祈哀告左僕射完顏真言於淵遂寢新
命十一月丙寅天翼源辭行至會同館前源聞上國所
調人怨語籍籍懼爲己害歸白其兄乞免行天翼因其
懼說令奏上求添衣賜以結軍心有旨從之然有司視

爲文具支給滅裂至安肅軍天翼懼有變連奏乞厚加
資給有旨令河東運使支辦各路州連戰皆敗天翼死
戰賊勢逾張潰兵皆聚於天井關潞守張宗臣急奏求
援上與宸妃連日飲宴外閒章奏不通京師謠言東欲
行西欲飛中間一道亦垂垂我醉不醉知不知完顏高
完顏志聞都人心危疑且聞上嘗憾之密謀立鄭王允
蹈王實不知允蹈妹夫唐适蒲刺兄蒲察爲三衛令軍
與志同約三人會於菩提寺高泣謂察曰國勢如此不
若立鄭王以安社稷上立非次天下至今不服况淫昏

學海類編 卷之九 史參
狂惑豈可語以君道公可語賢弟令達意鄭王察許之
察既往白允蹈許之由是謀議益廣高之從兄爲中山
守志同之弟志甯爲河南畱守各遣書令舉兵以誅江
淵爲名俟京師兵動然後相應內侍俞三德素與淵異
常非其所爲密結爲內應俟上動靜會唐适家二奴以
費易馬與張衛爲适所逐送大興府鞭之适婢春英先
與奴張阿多通适不知也一日婢立于窗閒見奴張阿
多從外過呼之與隔窗語告以駙馬與眾謀立鄭王張
阿多與同逐者詣大興府告變大興尹蕭宗裔送二奴

各囚一所責狀言之相同遂密奏上與鄭宸妃張婕妤
皆醉臥未興申漏下六刻以水拭上目徐告其故上駭
然上遣東隊主李日曜西隊主張飛龍龍虎將軍完顏
黑鐵分兵擒捕置獄會同館命御史大夫張幽鞫之皆
服允蹈奴樵夫者知事變急遣人報愛王使爲之備越
三日皆服誅上遣內侍耶律康孫齎詔及龍茶金合往
五國城召大辯以密詔令五國副統軍完顏天應圖之
康孫至愛王不卽見天應得密詔徑入見愛王垂淚曰
四大王已死郎君當如何愛王曰公欲見殺我無可奈

天應曰天應受大王父子厚恩主上所爲非人理今日不可坐受誅戮合思爲救國雪恥計愛王拜曰惟公命翌日備嚴延康孫入徐謂曰有詔欲見殺耶康孫知事泄哀泣祈生都典客骨孛興在側曰無此事大王勸中大使酒康孫垂淚飲之急上馬至驛而卒明日愛王與父發哀內外諸門悉皆嚴備調發上國兵七萬爲城守計五年正月愛王據城叛時諸酋厭苦主上昏虐聞愛王舉事從之翕然旬日之間集兵十萬三千韓路提點万俟元馳驛奏聞上遣皇弟東安王瑜將河北兵五萬

皇從弟武憲王瑤將燕兵五萬往攻之至桑乾川遇愛王將骨孛興與戰瑜軍大敗僅以身免三月大起河東陝西僉兵十五萬上京路僉兵五萬命瑜瑤與完顏進分路進討約會五國城愛王聞大兵至憂懼不知所出掌記劉士偕何大雅說愛王曰主上以君討臣今此之來勢力甚重萬一戰而不捷後將誰繼不若求援于北國愛王然之遣大雅往聘之且以其子椎爲質約破國兵之後軍儲金寶惟北國所取北主許之五月進等軍至東堙津骨孛興戰敗保五樓城進追至城下因以圍

學海類編 卷之三
守愛王遣親將木寶奴將兵自大泊出北狐口於兩山之間築城堡堅守不動糧車至輒爲所奪殺進軍缺食時天方暑卒皆飢困二十七日上遣完顏宗慶蕭三奴李用虎往攻寶奴壘以通運路內樞密王漸固爭謂宗慶輕銳無謀用之必敗事宗慶亦不欲行乃遣蕭三奴李用虎往三奴將至北狐口天將明大霧四塞遣上國兵三千人潛伏北山下以糧車由東而上鳴鼓張旗運夫大呼寶奴寶奴出兵襲之戰於狐原勝負未決而伏兵起奪其城植旗于上寶奴兵顧見之皆驚潰寶奴自

殺運路遂通愛王知勢急畱其妻兄突律卿與子雄守城愛王自往北國求援行至半大漠而大雅將兵至愛王喜以手指天下馬與北國大臣骨婁通稽首相見愛王奉獻金寶十車骨婁喜曰大王無慮待俺與破兵至五樓進等與戰北軍奮大槌以入皆一當百國兵大敗乘勝襲逐至和龍東津上聞敗頗以爲憂太后亦勸上勤國事江淵等曰國兵雖敗死亡無多宸妃執酒勸上歌解愁曲且曰用兵小敗亦是常事外閒人喜禍欲郎主成疾上喜復縱飲自是凡軍事奏報悉令宸妃裁決

宸妃見急切多屏不奏若有小捷即便奏聞以媚上意及會甯陷沒平灤破壞上皆不知一日謝世雲完顏世卿奏之上始駭顧問內侍直秘文殿李汝回曰汝輩更不說汝回曰章疏在宸妃處臣等何由得見上起入內世卿歎曰太宗向日攜趙氏三千口來今日亂國皆是其女孽此天也世雲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誠然九月趙太后寢疾上入閣起居宸妃亦至后曰我有一心願未遂宸妃能成我意乎我家三四百口爲煬王所殺叢冢在和龍我欲創一寺在彼以追冥福歲時祭享不

敢費官錢我殿中有錢七萬可辦汝但時時說與郎主要記著省得我死不暝目也后薨宸妃以其遺畱錢分與中外親及諸趙女之在京者遠近皆悅以手詔下和龍府起大明寺造九級浮屠遣太后殿內臣侯衍監造務極壯麗且度僧三萬人施與祠牒時民苦調發聞有度僧之命遠近奔就及五萬人於寺中分爲八寺以處之右諫議大夫劉蒼璧疏諫不省時邊兵屢敗愛王據和龍以北凡國家始興之地皆失之上見兵革未息亦憂之宸妃及諸御女多勸酒常乘小馬命宮人攜酒殺

學海類編 卷之六
鼓樂徧遊池館意之所悅輒畱飲至夜復信江淵等言
拘收諸父及昆弟有若仇讎嘗一日與魯王琚曰蹈叔
父子如此効者必眾人多勸我莫與汝等說話琚泣曰
太祖起自龍翔有天下忠獻王忠烈王及二太子皆兄
弟也兄弟不信尙誰信哉周公誅管蔡封康叔豈可以
一概疑之由是允明以下皆佯爲癡風人泰和十二年
四月汴京畱守完顏童奏南宋兵陷泗州諸路皆進兵
上曰南方亦爾可謂我國無人樞密余崇義曰陛下有
天下之全豈偏方可比但邇年不務勤儉天災流行國

窮民困南兵亦且乘閒來此不足慮但恐秋冬閒北兵
復動西夏窺陝四國皆驚此可憂耳上曰卿勿言使我
悶悶然南方事卿等急謀之十一月僉河南兵一十七
萬內十萬入荆襄七萬入淮僉河北民兵十萬戍居庸
關及寒水大鷄川以防北邊內外騷動民聚爲寇是歲
南宋請和北國兵揚言復動余崇義聶希古曰愛土事
北國過厚故北兵爲之盡力今若不愛金帛子女彼亦
易動得南宋物以爲此用此計之上者上曰卿自圖之
十三年正月遣秘書少監虞世奕鴻臚司賓事李固善

使北國北人受其金帛獨不肯背愛王其大臣骨婁斯點搖首曰我北天帝既與愛王有深約不可負之我不作三二說世奕竟不得要約以歸九月北國兵大舉深入十月至斯波川駐十日以俟河冰合和龍帥臣完顏太康亟集兵禦之於東津北兵長馳愛王之兵在後太康令人椎冰多伐薪柴燒火以燎于岸剝木爲舟中積熾炭冰不能合愛王兵及北兵乃分自君子津以濟十二月丁酉陷天都城圍和龍太康兵潰其子相在城中與同知章去疾極力守城十七日遂陷大城去疾退守

子城北兵拆城中居民屋縛爲層樓用牛車挽橋梁石裝砲當之者皆糜碎二十九日和龍陷遂取東灤平三州余崇義建言遣樞密官屬閻邱好古載金帛美女自山後出石磴嶺逾大漠涉東韓白龍城使蒙國蒙人聞使至喜甚好古因說以出兵襲北國可以大獲蒙人從之十四年三月蒙人攻北國北部敗其眾于骨邱追襲餘兵徑至揚割城北國懼遣使報令回師四月七日北兵自平川回去義崇驛報完顏章令出師襲逐至大容城爲北兵所敗大興以北千里蕭條民不聊生五月五

日上大宴西涼觀鄂王濱日日已晡恐勞聖躬請駕興上曰方與諸王樂飲何勞耶濱泣曰天時人事不順如北國兵屢敗兩河盜起北兵雖退差涼復來豈樂飲時上怒曰我畏與公等相見偏說惱人心懷事濱遂請退不許且曰王欲飲酖耶侍郎李西華前曰濱是憂國然言之非時不足加罪上曰卿輩自爲一黨止非我耶自是多以暑不視朝與宸妃與諸內侍晝夜燕飲詔大興府河南府擇民間女年十一以上有姿色慧黠者各三百人進入教酒令及效市肆歌大興尹完顏天穆奏稱

天旱正屬祈禱索女恐招怨詈非敬天修德之事翌日罷知耀州時內外嗷嗷機政俱廢上閒出視朝不過時許便還內與宸妃李才人穆昭儀竝馬遊後苑畱宴俟月上奏鼓吹以歸會內侍張天貴與牛刀兒爭居地謀廣居第強市刀兒所居不可擅毀其牆刀兒訟之大興尹不能決訴之御史臺御史大夫何貴穆袖狀白上上以問江淵淵遂與天貴謀俟上與宸妃歡飲直前伏地言曰刀兒欺臣爲中官多侵臣地告郎主爲臣決之宸妃曰此易耳中批令大興府別踏他邊地與牛刀兒所

爭地盡賜天貴刀兒怒憾與三衛諸將謀有異圖七夕上御清華樓飲酒侍衛皆賜酒炙刀兒與穆三奴費貂周侑蕭興貴等結袴執戈直前弒上殺宮人二十餘輩宸妃以疾不侍宴得免左內侍江日曜急報江源張天貴等率三百餘人戰于樓下久之侍衛兵至刀兒知力不能脫遂自刎衛兵因在內掠奪嬪妃以下皆不免被侵擾宸妃聞變急報宰相大臣夜三鼓百官排闥入宮完顏章等環屍大慟密謀所立左僕射兀映太尉張克己遣人密迎磁王允明以入翌早頒遺詔立爲皇太叔

諡上爲章宗七月八日磁王卽皇帝位王素有令譽中外相賀余崇義獨有憂色謂聶希古曰上立又是越次諸王甯肯帖然召完顏天穆於耀州有司奏牛刀兒之逆宸妃實知謀所以臨宴稱疾賜宸妃死江淵張天貴皆伏誅宸妃時年三十六專政近二十年内侍多受其恩皆爲養子及誅其黨怨恨十五日直芳華閣趙元德尤痛之攜金帛往天興宮祈醮以薦冥福翌日集諸黨於宮內設齋元德曰我輩旦夕死不知誰爲我作齋醮小黃門鄧世卿曰直閣莫如此說元德叱曰你曉甚事

學海類編 卷之二
密言於李知宏裴淵等曰先帝以詩酒之故廢壞國政外庭大臣歸咎我輩主上亦甚切齒不死何待密謀弑逆是夜上方在齋宮內侍鄧寶孫奏外有文字啓門燭忽滅趙元德等直前弑上欲召夔王立之詰朝百官立班而閣門不啓中使傳旨曰上以食素久傷脾內醫方師愈眵視無狀遂至甚且放班兀映悵然克己希古等詣東省請入問疾不許聞誅醫者兀映等欲突身入中人攔遏不聽其入崇義躡其足密曰事已變此輩必有備輕身入何益兀映遂召龍虎將軍完顏章等同入門

疾至東承天門見一輶車問是誰押車中人曰宮人也牽車者笑之使人尾去乃夔王也兀映等大慟曰大王不可入必有不測之變趙元德知事不濟遂赴芳華池而死兀映等窮治逆黨凡誅宦者五十餘人晚於都堂議所立張克己李西華曰立子以長長均以嫡嫡無則以次濰王允文世宗第六子也明練沈靜宜立眾從之兀映遣侍中蕭能聶希古往迎夔王亦往濰王見官僚至泣曰諸公欲禍我乎希古曰社稷無主大王次當立十八日濰王即皇帝位於天興殿諡磁王爲昭宗而葬

之命翰林吳宗稷草詔具述國難及哀痛之語其略曰
飭身以檢則民自康御下以誠則人自感聲色蠱惑自
昔所戒宴安酖毒何今亦然朕痛誓於深衷祈哀於天
下并遣手詔諭愛王云泰和猜忌兄弟失懽骨肉至親
化爲讎隙誘引外兵傾危本國計王之心亦復何忍往
事已矣今宜改圖朕遭家難靖晦以處忽諸父諸臣橫
見推逼義不容辭王是朕之姪朕是王之叔叔姪天性
甯不坦然今自和龍東北永爲王國保有北翔子孫嗣
守勿信閒言馮陵以逞叔姪二人同形共氣設或交兵

行兼務併太祖太宗在天之靈亦不錫祐昔梁訾與湘
東爲叔姪之仇讎誘周兵以陷江陵隨亦失國而爲人
虜此事宜鑑三復余言愛王得詔亦泣然爲北國所制
不能自由每歲入侵玉帛子女悉歸于北國耗撓國計
傷殘民物於愛王元無益也八月愛王遂於其國卽皇
帝位立宗廟追謚其父鄭王爲明宗十一月愛王薨北
國主立其子雄號三大王遣國婁斯頡戍其國且約以
進兵雄以持父喪爲辭北國主怒遣掌文字官顏飛來
讓削其帝號必令出兵雄懼而從十二月葬其父於冷

學海類編 卷之三
山謚曰桓王遂入侵天定元年庚午正月乙巳完顏天
穆將僉兵五萬上國兵五萬戰於北狹口自辰至申國
兵已疲北國益生兵國兵不敵天穆率麾下在前殊死
戰及暮勝負不決收退時天寒甚北兵舉兵瀾漫山澤
詰朝眾壓吾境人如壘山矢石如雨天穆命以刀車衝
之隨開復合日昃皆飢渴兵遂潰天穆傷重左右欲載
以馬輿先奔天穆不可曰吾曾大父爲開國功臣吾爲
子孫而不能救國之敗何而日見宗廟乎奮劍大呼創
裂而卒天穆乃忠獻王粘罕之子也三大王收其屍葬

之而哭北兵至桑乾川完顏天宇聞其兄死怒甚將兵
禦之於舊坪望見北國大將以虎皮蒙馬居中直前以
槊刺之北兵四合遂死於陣蒲伏虎烏倫大漠收眾保
天都山兵不甚敗是以北兵雖殺二將然不甚得利二
月乙丑北兵既退出境之三日忽平川報蒲伏虎引兵
至而北兵既去三月丙辰又陷遼西未波城敗六統軍
殺二成將四月己巳自飛狐道回河東嵐代等州皆震
五月秘書監起居舍人韓伯憲上言北人以能生啗人
畜之肉爲糧飲生血以止渴戰陣之間不患飢渴則戰

有餘力我兵與爭飢渴交逼易至疲憊以此較之野戰非我長乞於幽燕以北及北兵經由之地凡控扼險要悉築城壘務令堅壯一處被攻且合堅守諸處之兵更迭邀遮不必與戰則北兵之勢沮兼牛馬羊騾駱駝竝置城內彼無所掠則將乏食絕其所有必致狼狽遂遣天使督僉兵築城時連歲飢歉畊獵皆廢寇盜蜂起遼西上國爲北兵殘滅攻陷老弱婦女素不習勞大興府及上京路帥守皆榜諭虜兵入境民皆不保與其死於刀戈之慘甯勞苦於築城民始結爲隊伍以往至八月

末纔築古北口東陘二城樓櫓未備而北兵游騎駸駸然來矣十一月北兵分二道入一自白檀一自靡陂奏至集羣臣議之皆請遷都以避寇鋒聶希古正色言曰此策之下者未可議徐王律明亮王天驥曰北兵遠來而此閒徒聚頭坐議何益諸君不見南宋宣和靖康事乎請自往禦之翌日以律明爲東道統軍監軍天驥爲西道天驥至軍率眾鑿溝引白溝及白檀河以自固北兵至水旁睥睨二日風動雪飛冰厚五尺北兵悉渡國兵力拒不能遏北國將骨贊俟兵盡渡乃以炬火鎔兵

撤壘屋竹木茅葦盡焚於堅冰之上眾共騰躍在岸國
兵大敗天驥僅以身免夜入長泰城會朝廷遣竇永固
來援天驥遣報令依山入城且報慶州令堅守北兵野
無所掠三大王竭國牛羊不能繼且聞朝廷遣使說西
夏以撓其國欲進則天驥永固兵堅守長泰以截其後
其慶州兵以當其前乃回師縛筏以濟二年辛未正月
以北兵退肆赦其略曰朕以菲德獲繼丕基豈期骨肉
之親遽構蕭牆之禍毒流庶類罪在眇躬茲蒙上帝之
垂仁遂使外夷之弭化兵革休息幸寬將帥之勞國祚

底甯將見室家之慶云云上自北兵深入蔬食徒跣焚
香告天至是百僚入賀請復膳凡十二表始從之天驥
見上請貶爵不許且曰不如是無以謝三軍死亡之眾
遣中使至戰所收斂尸骸仍設冥祭寒食遣中使六人
於北兵所經殘掠地分設魚肉酒炙招魂奠醑內出祭
文其略曰禁烟祭先土俗所宜凡爾子孫以此爲恭乃
令乏祀鬼哭陰風惟予一人致汝若此痛恨填臆其類
有泚摹印頒行讀者涕下丙申詔求言略曰朕以菲質
偶被推崇思欲革前朝之廢政祈萬國以樂生而兵難

滋張天災未已今茲遠退尙慮包藏凡保民固國之方
攘敵裕財之策與朕躬之闕失吏治之乖違可悉究言
無有隱避右正言單立敬上疏云先朝致亂之由在今
已影響不畱但方今天時人事之不順皆遺殃餘烈之
所貽陛下惟當正心修德以祈上天之悔禍而已時言
者甚眾皆不出此四月策進士聖問略曰泰和荒怠羣
才不收兵革紛攘文字亦息遂使四方之士懷才抱藝
而不獲申或陸沈于草野或奔仕於外境挺身寇盜甘
與爲謀凡爾子大夫之至于庭皆忠義之良也是時進

士凡一百單三人皆升擢補官有甘於沿邊臨漢大定
府會甯路就差使者皆優與職秩竝從右僕射聶希古
建請也是歲不稔自四月至六月不雨內出寶器圖畫
文籍付雜賣務及廣諭富民納粟補官時富室迄無應
命惟陝西差稔河南高田種不入土獨齊魯下田有收
其西下北國麥稻皆熟九月北兵聲言入侵上憂之樞
密完顏忠言北兵驟至亦由朝廷不小順其意遂致怙
忿逞兇不已昨自先朝遣虞世奕李固善一行續後不
復修好今合遣使以往彼不從然後與角天下皆知陛

學海類編 卷之三
下非喜兵此一策也聶希古高耆年曰如此可保北人必從否忠曰臣亦安能保之但今國力不支天災流行財力俱乏之行此下策耳十月乙亥遣兵部尚書完顏大聲使於北國見北國將於陰山北大聲曰三大王父子是國叛臣逆子北國何意與之爲援今以北國有恩於其父子自當讓其立國願不必更與舉兵北將地永斯堅曰我受北天帝命以宗錦海陽安昌之北見歸我王順州以南立三大王汝國保山東河南與南宋爲鄰我便不爭大聲無以對越日拘大聲于其軍遂入侵十一

月陷利州泰州敗三韓完顏天驥將兵七萬禦之於三韓聞利州陷退保宋州急遣報朝廷爲備二十二日攻宋州天驥上城望黑旗滿野前後不見其際舉軍大嘶地爲之震二十五日用田單策以火繫駱駝尾奔其軍北兵殊不畏之俟其到取以食焉用三韓材木立衝車雲梯攻城拆民屋堆壘於城下引水沃之天大雪水之所沃冰亦隨結城中擊以矢石不能止三鼓北兵立於冰水之上城陷天驥奔海陽收拾潰散二千餘人夜行面皆裂至昌平遇神曜將援兵而來天驥曰汝輩雖來

何益當歸衛京闕我非不能死但欲歸死於闕前闕後以謝宗廟是日律明亦自神水遁歸凡三萬士卒潰散垂盡十二月二日北兵至昌平時南宋遣使臣余礫來聘賀正聶希古請遣諭使回程大興尹烏陵用章榜諭居民使自爲計內外大亂老弱奔號少尹張天和奏請京城一十八門仰隨方隅因其便道自門以出凡永順東義甯化新興等縣皆有城郡許其容受士民飢凍死者相望三日左諫議大夫俞昌世請上避兵高者年曰事已至此惟有死守一離京城則北兵隨後豈容我有

駐足之所初忠獻王有志於都燕因遼人宮闕於內城外築四城每城各三里前後各一門樓櫓池塹如邊城每城之內立倉廩甲仗庫各穿複道與內城通時陳王悟室將軍韓常婁宿皆笑其過計忠獻曰百年閒當以吾言爲信及海陵煬王定都旣營宮室欲毀撤其城翟王祺曰忠獻王是開國社稷元勲措置必有說乃止至是命京城富室遷入于東子城百官家屬入南子城宗室保西城戚里保北城各分守兵四千人內城二萬人凡市廛小民聽其奔走七日北兵將騎至大城下完顏

學海類編 卷之三
天驥遣小將金突通出戰凡殺三十餘人去大興門三
里見烟塵漲天金鼓動地急奔回是晚北兵營於城下
大興尹烏陵用章分命京畿諸將毀在城橋梁瓦石悉
運入四城往來以船渡運不及沈之於水拆近四城民
屋爲薪納之城中凡有儲蓄容其搬運入子城門不許
閉八日大雨已而積雪城皆冰洹北兵乏食一犬凡百
餘人分食天驥欲以兵刦其寨律明不可二人與聶希
古建巷戰之計十一日北兵攻南順門破之天驥設拒
馬於南柳街縱其入已半里以槊禦之於拒馬內且縱

火燒兩傍民屋街狹屋崩倒北兵死傷甚眾屯於南順
門不退俟火息乃進天驥戰死律明入守內城駕自巡
城勞軍十四日北兵攻內東城拆民屋爲樓與城上相
敵東城使奎徽李思安等以長鎗束藁於火上焚之隨
毀隨立城中發中砲擊之北兵視砲所墜隨散隨合十
七日攻內南城角道上國兵擊之金吾衛將軍邵邕戰
死北兵亦失一將及三百餘人二十三日率眾攻內城
四城兵皆迭自城上擊之北兵失勢時大城中遺民不
能去者爲其啗食無餘見婦人肥美者必以獻之上將

充食焉上寅夕跣足告天永興王至焚香於頂北兵以太廟爲馬廄上望之慟哭二十八日遣東安王出使請和且以公主爲婚北國將地永斯堅許之且曰婚待俺白北天帝只是國兵至此豈可無犒勞欲得駱駝三萬匹羊五萬頭馬三萬匹牛三萬頭東安王曰此非祐所專當奏皇上及晚入禁城以木舁懸而入北兵欲射之有止之者旣入議於明陽殿翰林直學士張慶之曰不可彼方乏食因我請和復得六畜以爲食後畱攻不去獨不見侯景之攻梁武帝石頭城之事乎因命人於翰

林院取通鑑以進聶希古曰不可無以塞其意上曰惟有金縉耳翌日懸三百囊及東安王復往北將大怒舉縉帛悉焚之欲烹東安王已而有骨婁黠斯者勸之至午攻內城轉急發大砲擊碎西承天門樓屋又壘木於下復欲沃水爲冰完顏律明命城上縛大火炬數百薰炙于上且發擗木擊之北兵少卻營屯於城外氈帳連緜密如星布望之無有邊際人心大懼三年壬申正月三日河東總管統軍完顏及高陽帥臣陶木成德帥臣茹賁興各將兵入援至易州及又遣人使蒙國使襲其

國北兵攻城不得志亦欲和乃許和以羊一萬遺之北兵又請止援兵高者年曰不可此忠獻王幹離不二太子嘗以此術誤南宋矣國家自當監之豈可復墜其計乃報以援兵之來此不及知徑路不通何由可止會北兵所虜將軍穆思順乘閒走脫至賁興軍言北兵疲阻之狀賁興與及木皆請速進兵阻易水之上十一日北兵退取坤山輿中路以歸賁興等敗其後軍十五日內城及四子城門開完顏及等見上大哭上亦泣曰燕京自天會初不罹兵革殆將百年僧寺道觀內外園苑百

司庶府宇室華盛至是焚毀無遺向非忠獻王有先見成規國不立矣北兵歸至臨潢復畱別將攻興化和建永霸州皆陷之赤地千里聞燕京眾回亦還二月北國遣其臣骨婁斯大魯來請婚且欲割宗錦以北之地聶希古請允婚欲以章宗第三女順國公主嫁之割地之請不從且許歲賂金帛三十萬遣王良嗣報聘至陰山見其主良嗣致命其國大臣地永斯堅聞之大怒曰我今秋引兵地與公主皆可有良嗣回已四月末矣五月天時大暑復少雨禮部侍郎太常卿杜昌世請奏上郊

學海類編 卷之二
天地用周禮春秋祈禱之制張慶之以爲不可昌世曰
國家閔雨徧從民望今種多不入土國家非兵弱將庸
但乏糧儲爲北兵所困若得一歲稔便可少安不告之
天將安禱也眾以爲然且用季秋龍見而雩之說上親
祀南郊與地祇合祭先一日祭太廟于大興殿列祀開
國勲臣惟忠獻王用太廟樂完顏天穆天驥皆預祭祀
命有司定諡十七日連雨二十餘日京師市巷蕭條草
莽蒼然大興尹烏陵用章親課大興縣宰及千戶等畊
城外廢田山東都轉運俞良裔河北轉運廖鼎各運米

五萬石至京兵民皆呼萬歲吏部郎中兼秘書少監邵
文虎奏乞州縣立力田科秋初遣使行諸路觀田之開
墾以爲守令殿最參政王昌禹曰此誠是也但朝廷征
行調發使不苦于發兵方可耳是歲小稔然田之荒者
動至百餘里草莽迷望狐兔出沒盜賊伏藏時莒濰淄
之寇則有楊安兒割據同華河中府則有劉伯太林行
山賊凡數百眾多者聚數萬人陝西耀州鄜州黑燕飛
虎所在屯結朝廷謀討之張慶之以爲民未安業若用
上國以平諸寇恐北兵來不堪用敵若欲僉兵止爲盜

學海類編 卷之三
三
史參
餌無益也九月上不豫上自卽位無一日歡以外敵爲憂寢食俱廢眉鬚蒼然漸成脾疾至是寢劇永興王自祈禱於恆山十月初稍瘳時北兵已動十月五日自蒲興路取三韓騎兵二日已到順州朝臣相顧不知爲計烏陵用章樞密完顏律明日復用往時規模張慶之問侍御史蕭立義力爭當以爲避寇主不能決聶希古余崇義高者年曰避寇當素爲行計今強敵已逼順州旦夕且至一動足則內外紛潰若底收拾非萬全策當如去年一力悍禦俟敵退然後定遷都之議今中京形勢

爲壯猶可保守自燕以南皆是小壘到大同府及中山府方可以守亦不如此見成規模用章曰臣知北兵復來所以不令居民攜妻挈子且令附在諸縣多募強勇復茲城守備百方皆令構思但北兵至國大舉志在必克守城尤須盡力兼自七月遣張汝弼諭西夏完顏叔良諭蒙皆厚齎金帛昨叔良信報蒙極善但叔良痛未回今當命大同府帥臣遣一官屬優與借官告急蒙國命永興節度師臣告急西夏事濟許其厚報北國必被其撓聶希古曰用章言是也八月以用章爲樞密使用

學海類編 卷之三
章兼府尹事許之右衛大將軍知樞密院完顏律明請且守大城不可遽棄令敵往入守之不得然後守子城內城用章與聶希古少尹張大和曰不可大興都城汗漫九十餘里樓櫓棚架事件皆無如何去守設或不利必當走入子城倉皇急遽如何得入紀律必亂敵若踵至此危道也不若從容養力以坐俟其至且堅閉大城俾之不可徑入使之勞苦我乃以逸待勞憑高困之斯乃上策眾以爲然十月二十八日北兵至城下地永斯堅屯仁王寺骨婁結贊屯太安山山乃劉仁恭所築不

甚高十一月一日攻順陽門南順門四會門門樓上以沸湯熱糞沃之北兵乍退乍進結贊遣人自西門之北拔木板城以上一呼而前黑旗馳走諸門守兵皆潰用章令開苑城洞門納之二日午後攻內城南角道左衛統軍李思安發擗木牛鼻砲擊之敵死甚眾六日北兵發民間所疊木植竹蘆等皆疊於角道城下務與城平欲前搏戰思安等募人自龍游池鑿地道以乾姊塗硫黃破絮蘸油閒塞於所疊竹木之下八日午北兵登木堆用衝車大鐵錐打城火自下發眾皆驚走斯堅遣將

於夾城口用大刀砍其眾不許退焚死者甚眾臭不可聞聶希古請夜刼其寨用章曰不可刼寨須是有可據今敵據前南順門去子城九里萬一失利爲敵所覺羣起追逐開門納眾則敵亦乘閒而入不納則是無故遣三四千人納之死地不惟無益且損吾氣希古喜曰樞密所說皆是此社稷之福也宜白上當以厚報用章曰人臣盡忠何報之有但強敵攻擊至於闕下此爲我輩愧耳張思顏謂聶相曰萬一敵退宜思大計此不可頻頻僥倖是曉大雪國兵皆安北兵馳躍雪中十四日雪

霽三大王自瀋州運乾蒸餅牛馬肉凡五十挽車北兵喜甚十七日己巳攻內城張瓊范泰自子城上用強弩射之用熱沸油潑其體死者雖眾攻者不輟用大鐵鑱鑱闊尺餘尾作長尖柄以大錐錐磚上蹈之以上有登至半者李思安命兵士執大刀大斧待其上將到者斫碎飛屍以下北兵以府第寺觀漆板壁門扇及窗榻壘爲高木與城同高旁搭飛梯以升用章造六輪車上立兩柱橫貫巨木五丈餘橫戛木城兵多墜死車行旣驟北兵扼不能遂皆俯伏以俟木過而起用章令夜造搭

橋次日用章以戛之木搭橋隨後北兵纔伏勇士執大斧跨搭橋至其上斫其背北兵大敗因奪木城拆板壁以墜北兵百計攻城不克用章令隨方隅置廁兵人不得野溷廁溢煮之使沸以沃北兵凡所沾穢體皆生瘡不野溷則無臭穢疾病不生獨柴薪漸乏至拆絳霄殿翠霄殿瓊華閣分給四城爲薪二十五日北兵漸退二十六日無一騎在城下范泰欲出兵追襲永興王使白用章用章曰不可北兵知我守此五城共有十萬兵若設伏於平地猝起與戰我兵必敗多遣則守城之兵不

足少遣適爲敵擒彼無故棄去必是有巧第少忍之次日早忽金鼓震響馳馬探之乃前隊引去以精兵伏於仁王寺太安山東翠園星輿觀俟我追兵出城夾擊之因復攻城眾乃服用章之言十二月二日北兵屯順州順守出奔一城老幼盡殺之凡半月餘始自古松越龍漢以北而歸國四年癸酉八月北兵至紫金關距燕京二百里十月辛亥北兵復圍燕京分兵徇河北河東山東諸郡回薄燕京環城下寨是時北兵勢盛所將降人楊伯遇劉伯林同漢軍四十六都統及大項軍馬分三

路攻取河北河東山東諸郡其時中原諸路之兵皆往山後一帶防遏城中無兵可守悉僉鄉民爲兵上城守禦北兵盡驅其家屬來攻父子兄弟遙相呼認由是人無固志所至郡邑皆下惟真定大名青鄆邳海沃順通州有兵堅守北兵不能破北兵又約南宋交攻十一月燕京乏糧上復遣使請和北兵索犒軍金帛牛羊駝馬等物上皆從之北兵歸居庸關盡驅兩河少壯十餘萬而去北兵旣退上喜甚以手叩天對羣臣曰不圖今日再得相見未幾舊疾復作十二月四日淄王允德自磁

隰引勤王之兵三萬至城下入見而泣上已不能言至晚始蘇會大同帥臣解士政奏言奉詔之次日卽遣同知全伯野借郎中使蒙國且許犒以金帛二十萬元興言北兵雖退秋必復來四民俱廢國何以立宜少順其意或許以婚或賂以財且大臣欲以金帛與蒙未見其益不與北國立見其害付都堂議其可否左諫議大夫兼御史上大夫穆次仁言曰禦敵必原其意然後始有屈伸今北國樹立大辯之餘孽欲有我河北河東幽燕之地自欲得我遼陽上京會同臨潢等路北國之所欲

者吾土地也事以珠玉金帛事以子女皆不得免將見使者日至其國而彼不得其欲此志不厭以此計較徒廢玉帛子女而彼惟欲滅吾國我雖賂之無益蒙國隔在北國西夏之傍彼欲吾地則有北國以爲之隔惟使金帛悅之可以結其心彼既樂從便當爲我以擾北國少舒國患眾以爲然續聞北兵之退歸蒙人攻其西部是春完顏叔良歸所言之事皆如其所陳五年甲戌正月八日諸大臣入問疾上曰惟願作病裏去荷公等不死於兵知荷知荷是夕晏駕翌早樞密完顏宇烏陵用

章宣遺詔且令速葬仍以國家多難山陵痛加節約上在位五年寬仁恭儉力矯前弊雖曰善政未及修立天下無不憐之是日百官議所立用章曰淄王乃世宗第八子功勳夙立容止可觀請眾立之於是奉迎以入王辭讓久之乃從立爲皇太弟十日昧爽淄王允德卽皇帝位二十八日知大名府俞崇義奏曰生民薄祐大行遺棄萬國遺詔所逮民皆感哭伏思太宗及忠獻王定鼎中京已及百年變通之理不可蹈常自大興以來災變薦臻七年之間三有大變北兵猖熾三次圍城雖人

事之未修亦天數之否運盤庚以河患猶且遷亳况今
外敵如此若燕中王公士民戀本重遷畏聞移徙臣恐
爲社稷之憂非細故也一二年來僥倖以今思之迹已
盡危豈可爲常大福不再如臣言可行乞行下大名容
臣治辦俟山陵後卽乞大駕光臨有旨集議於明陽殿
嗣慶王琮嗣安王伸謂燕京規模壯大不可輕遷完顏
宇烏陵用章張慶之葛安民皆曰昔忠獻王佐輔太宗
旣滅遼平宋欲逮上京以龍朔上國爲根本以遼陽長
春會甯等路爲北畿以河北爲東畿故于大興稱中京

以會同爲北京以黃龍爲上京以中山府爲南路接引
根本東西南北道里適均慮南宋有取河南山東之心
每視爲之度外去來之物凡河南財物貢賦悉儲于大
名山東之貢賦悉運之于鎮州臨終付屬于忠烈王及
諸大臣蓋以南宋爲慮及廢劉豫又以其地歸之于宋
此忠烈王欲誘以殲宋兵爲取江南計也謀計不齊乃
復取之故當時控壓中外莫過於中京今上國及古長
城外之地已皆陷失巍巍帝都鄰爲敵境兵戈朝起夕
已到都彼乃眾大之勢尙復泥古而不知變通余崇義

學海類編 卷之三
之奏遷都是也但大名不知如何更議定之嗣安王伸
曰昔太祖與宋夾攻耶律約事定之後以燕京歸宋耶
律既滅太祖便令如約忠獻王愛其山川廣表風俗堅
悍力勸自取太祖微服以往歸謂忠獻王燕真好真好
但我不欲失言我死後汝輩自取之今舍之而去是失
燕京也張慶之曰與其失社稷孰若失燕京伸無以應
完顏律明曰他處不知何如中京斷不可畱聶希古曰
今河東有太原河北有成德中山府有大名山東有東
平河南有汴京有洛陽陝西有永興惟此八處皆古帝

都太原地瘠民貧追近西夏成德中山亦非久計永興
西迫夏南迫蜀汴京近宋皆不如大名得兩河之中間
余崇義葺理甚有規模亦可保持嗣慶王宗曰今棄燕
京而去祖宗山陵盡在北地若有殘壞公等何面目以
輔人子孫慶之曰太祖葬長白山今已隔絕盧龍諸陵
若使邊鎮得人亦是無患爲人子孫以不墜宗祀爲本
若北兵未盡燕京必危血食尙可憂况陵寢耶中書舍
人孫大鼎曰中京便作不可遷亦須暫時遷避以俟敵
勢衷怯然後還都國人多苦熱謂河南暑毒可畏耳慶

學海類編 卷之三
之曰極北苦寒極南苦熱惟河南北得寒熱之中煬王
既都燕以親王宗室上國人畏暑毒到二月末遣歸始
興瀋州龍漠過夏至八月回京自大辯與北兵攻陷上
國二十年來不往避暑亦不聞有病熱死者忠烈王既
復取河南欲遷上國人居於梁宋齊魯時皆以爲不便
及煬王喪還世宗初立山東河南北人結集起兵請援
南宋世宗始令上國人築土室以居河南北以河南北
人爲上國今七十年矣亦不聞上國人以河南爲不可
居者此小節耳豈可妨大計議論久不決五月葬德宗

於福甯陵虞主返上迎泣過悲侍讀高宗直曰陛下宜
少寬聖情在禮不過始接三舉已至併爵酹四舉耳上

曰不然卿獨不見諸公近日議論乎陵寢宗廟自茲益
遠宗直亦泣下知永興軍大行臺御史大夫邵纂一作慕

奏曰聞崇義奏乞遷都俟山陵以後當有定議今盛暑
無幾秋風漸勁遷國大事敢竟一歲而圖之恐北兵既
來噬臍無及十八日虞祭十九日詔曰國有大事謀貴
僉同我太祖劾文王之興岐居龍朔以有天下忠獻繼
周公之卜洛宅中京以朝諸侯頃歲多虞兵災未已臣

學海類編 卷之三
鄰思久遠之計國人懷故本之思合各進言以圖長策
是日集議於秘書省嗣王二人既承認詔皆無語樞密完
顏宗魯對曰盤庚遷亳不可効襲平王遷洛愈見衰微
我國家以雄強戰鬪奄有南北今一旦示弱遠投梁魏
以此禦敵恐其不然古人有言我能往寇亦能往蘇峻
之亂人皆欲遷會稽豫章而王導不聽迄能立國百年
今徒見北人有畫河之議欲自燕而南遷捨河北以厭
北人之欲則河南山東爲國家之久計臣恐不然不若
以宗廟社稷之重君臣上下竭力死守京都以轉輸中

原使中外猶知我爲雄強之國臣以爲有中京則有河
之南北也無中京則河北不可保河南其能獨立乎云
云時樞密烏陵用章以再保京城有功人多附之意謂
有人則中京不必動聶希古中不能平曰諸君各思爲
社稷計勿懷己私徒口舌之辨用章本無他意直前言
曰中京當遷已無可議今惟議所遷之地可也秘書監
兼中書舍人俞憲之著作郎雍迪曰樞密之言是也太
原地瘠澆近北國與西夏中山猶燕京也永興太原皆
不可惟大名洛陽汴京可耳惟上所擇參政費欽曰汴

京爲四通八達之衝梁宋地平趙氏居之至宣和而事體可見然彼所以居者資給東南六路

淮南兩浙江東西兩廣福建河

北漕運今我何仰不若洛陽爲天下中猶有險固可守

聶希古曰洛陽不如永興汴京不如洛陽洛陽誠可都也但洛陽宮殿廢壞地多荒圯今若一旦修造則國力不支若因仍則非以爲帝王之都汴都宮闕自正隆主繕修之後今猶堅完氣勢猶壯權居之宜惟汴爲可侍郎李迪曰國初不以河南爲要忠獻王忠烈王常視爲去來之物兼迫近南宋亦不宜居直學士院孫大鼎曰

太宗平宋以康王在南知人心有故國之思每切慮之豈是不要耶今日之事固已久矣都知何疑宋之用事似非有大志彼方以韓侂胄爲戒誰敢議此况吾國兵較北兵誠不如較宋則制之有餘力聶希古曰眾議紛紜各爲矛盾自晨至晡尙猶未決惟白上以定都於汴眾猶以李迪之言爲然翌日孫大鼎又疏曰古今殊時事勢亦異論事不如論意知其意則事可知臣竊惟太宗命忠獻王及莊武二太子之伐宋初至汴京而回忠獻再往極其智巧脅之以威誘之以術夕慮朝行謀終

學海類編 卷之三
謹始考其設施大略有三汴京既克不忍肆兵誘之使
至始行廢奪凡其子弟羣從布置耳目搜錄無遺懼顛
木之由槩終將爲國之害不思康王在於河北大軍既
返宋號復興天時方暑未可回轍秋風稍勁忠獻以三
千騎由山東以趨淮甸至揚州隨得而復失續遣四太
子越江窮追於海隅以乘桴而不及勝敗相當勢始可
慮此其一也宋既有主兵交未已汴洛陝西是其故墟
忠獻懼亟取則百姓難諳於政化先立張楚次立劉齊
若果爭必取則復樹立靖康君使其兄弟相爲禁持號

令而南自弱謀未盡行忠烈當國銳意爲取江南之計
歸三京以誘其將兵於平地彼守河則江必虛彼不守
河則是我嘗歸之彼自委棄在遺民當自歸曲於其主
此其二也天會八年冬諸大臣會于黑龍江之柳林陳
王悟室憂宋氏之再興其臣如張浚趙鼎則志在復仇
韓世忠吳玠則習知兵事旣不可以威服復構怨之已
深勢難先屈欲誘以從陰縱秦檜以歸一如忠獻王之
所料及誅廢其喜事貪功之將相始定南疆北界之區
畫然後方成和議確定誓書凡山東淮北之民多流寓

於江南及杜充張忠彥之家屬悉令發還蓋懼在南或思歸南鼓扇搖惑易以生隙務令斷絕始無後患此其三也此三者監密深遠百年賴之爲先朝視河南爲度外之去來豈不厚誣於先忠獻王耶蓋不都中京則故遼之地難定不深於防衛河南秦洛則河北陝西之地難保今中京之規模旣安惟當經畫兩河猶不失于曹魏元魏之時抑又聞鄰於强者難爲功鄰於弱者易爲力聶希古讀疏上前已漏下七刻上曰當如何烏陵用章曰朝臣謂北兵雖熾若以戰力守中原則河南南北皆

爲臂指之用是護胸膈以保心腹若捨而去之我往寇亦隨至食疽浸淫所損愈甚此一說也大臣謂兵凶器戰危事萬一失利社稷可憂若有不虞百身莫贖不如避寇以圖萬全亦一說也二說各有利害惟聖意決擇希古正色曰今日之議正要臣等與陛下斷決若用章兩可之說殆未知其意向昔二太子到汴不克而歸次年忠獻王傾眾之南至中山府夜召郭藥師耶律乾忠議之忠獻以筮條三策謂宋帝若率其至要親屬或走荆襄渡江南此上策也揀汰老弱收集精兵委棄羅郭

學海類編 卷之三
堅守內城此可待四方之援兵此中策也優游不決分
守大城斯爲下策必成擒耳復遣一將屯睢陽以遏東
南之援郭藥師曰我在南宋二三年備見其事朝臣皆
是書生自分黨羽相爲好勝是者未必服非是者背後
竊笑而未必爭彼豈能有意家國少帝復無英斷惟人
言所惑未必有人不如姑行及克宋皆如所料臣嘗憐
之不謂大朝今日有此今日說遷明日說守北兵已來
那時莫遣宰相不先定策畫耳因下殿再拜求罷上令
內侍扶上用章曰聖駕一面遷動臣等自當死守故京

此何不可但恐駕到所在他亦來爾希古曰臣豈不知
之恨兵弱不贍使北兵至此當思萬全之策不可僥倖
上曰卿等且退朕今夕思之明日斷著處分遂退御膳
罷上詣蓬萊院觀音寺燒香過浮碧池望池南有二狐
相攜而行逐之各登樹而走內侍言近日此物甚多有
戲舞於宣華殿階之上下上拊髀曰變怪如此不去可
乎時宮殿多妖異皆此類明日以此諭宰執聶希古就
出勅命乞降詔令大名余崇義汴京畱守完顏成章轉
運向琬各裝備修內合用物色令河北四路計度車夫

人馬上蹙額可許之六月上京路帥臣盧之邵奏言北
兵昨陷復州執去同知趙子寅陷順州執督運天使張
元應今二人偶脫得歸已在臣州治乞賜進止聶希古
烏陵用章合奏令發遣來欲知彼事凡四百二人乘驛
至希古奏先與執政聚問於都堂二人言北人自知深
入雖爲上國之害然亦不甚得利益欲明割疆界使之
據定保守歲賂幾何庶各得無事三大王亦不在他意
裏但得約定則和旦夕須有專使者用章曰二公聞得
耶豈他用事人自與說耶元應曰某在彼稍閒散聽得

人如此說翌日令二人各於河北諸州權請同知正員
俸給聽候遷除八月二十二日北國遣東部副大人左
尚書地永紇烈與掌記侍郎完顏天駟來其國書略曰
北天國相都大人地永贊致書於大金丞相左右立國
以信信生於誠我黑黔北天帝受先北天帝遺旨保祐
愛王父子連年與之出兵近迹觀之完顏雄所立大無
意勢如灰如稟不能有國與之構怨何爲何爲昨者貴
朝自完顏大聲歸後絕不再遣欲說誠實阻隔無由今
宜無警無虞一切如初犒勞和好貴朝自詳酌議之具

數見報別立誓盟青兕皮千片黃駿段千端馬十疋火浣布百端爲貴朝獻宜白大金皇帝收畱二使至遣中書省門下省都檢詳葛齊年樞密直學士都士雅館伴九月一日上坐承安殿召宰執議之用章慶之曰和可許不可恃希古曰然則今不可卻彼以好意來但允從之何妨張慶之曰豈可信和自許都自遷兵備自修若信其言而和事事皆廢坐以待斃此趙家二帝爲我擒也上曰先朝於趙家亦太甚矣用章曰當興盛時甯恤及此不如此無以建大業初二日遣諭北使頗如所約

止許以前所陷失州郡爲界歲賂牛馬羊各二萬銀絹二十萬仍命大臣聶希古等作書以答北國其書略曰大金國相大臣聶希古等謹致書于北天帝國相左右親仁善鄰國之寶也聖經所訓敢不敬歟由是貴國因皇天之悔禍念赤子之流離遠示誨函許通和好覽所言之來意敢詳酌以陳誠但自今以前已陷沒之城池悉歸北界惟見存之州郡皆屬本朝封域如斯永爲定制子孫相繼久遠遵承仍歲備牛羊馬匹各二萬銀二十萬兩以供貴國之需倘沐允從續當誓約白玉帶一

學海類編 卷之二
黃金帶二金花酒器十事銀花器皿百事綾綺百端綵
絹千匹用置回籠宜白北天帝受之北使既去有旨趙
子宣張元應竝召還子宣除直昭文館元應總天駟飛
龍十七監勅已出權給事中兼知制誥孫大鼎封還錄
黃奏言多事之世士無常守外順內逆惟利所在子宣
元應之歸朝廷以其言遣使遂以爲誠臣深疑之自天
統之中至今三十年北兵陷執官吏不知其幾多不知
其存亡傳聞戮辱囚苦皆是求死獨此二人忽然逃歸
情態張皇氣貌不改恐未必非敵之閒古事臣不必言

謹按國史天會八年冬諸大臣慮南宋君臣之剋苦於
復讎思有以止之而勢難於自屈魯王曰惟遣彼臣先
歸因示空脅而使其臣順遵之我佯不從而勉強以聽
或可以定忠獻王曰誰可使者忠烈曰惟張孝純可忠
獻曰我兵初到太原孝純見霍安國之使便來迎降既
得太原一鼓渡河取洛陽圍大梁皆由先取河東彼處
誰不怒之遣去如何得位得志此事在我心裏三年矣
只有一秦檜可用檜初來說趙氏得人心必將有所推
立說張邦昌不爲人悅服雖立何濟不及半年其言皆

學海類編 卷之二
吳 史參
驗我喜其人置之軍中試之以事外拒而中委曲順從
閒語以利害而檜終始言南自南北自北因說許某著
手時只依這規模分別今只用兵南亦未必終弱若縱
之歸國彼處喜慷慨說事必是得志惟此人可濟吾事
更須恩結其心眾皆令解其言南臣羈旅秦檜獨穩足
一朝資以金寶駕以海舟挾孥而去韓常懼南有疑而
忠獻不聽至彼大得權位而所謀始行順昌之戰劉錡
欲徑進而召劉錡商號之戰岳飛欲徑進而召岳飛終
于殺岳飛發韓世忠張浚貶趙鼎而南北之勢定可見

逃人歸國不可不細查其來歷關係國家不小上不從

上與羣臣終日議遷都將啓行北兵聞之如風雨驟至

統兵追扼

下闕

歲此行無顧後之憂昌拜泣慟上亦揮

淚三衛迫從皆流涕昌復欲前途有旨令速回始辭去

且曰事有便宜許臣自施行續次以聞許之至趙田河

涿州進頓食凡二千輿上令分賜二十九日至易州一

宿遂行至滄京中山府守臣鄭之紹迎駕十月五日幸

中山府舍之紹空諸寺觀區處有條至者如歸民亦安

堵是曉完顏昌奏北兵將騎已出入界上昌一力捍禦

學海類編 卷之三
行乞早幸大名庶得中山之民協力拒敵詔太原帥臣完顏真出兵與嵐代兵戍飛狐口防北兵自燕山府閒道趨河東也六日午駕起中山日行五十里至沃州大名帥臣余崇義遣其子士表及同知張居來迎駕將及相臺百里崇義至拜伏道左具言借位大臣使鸞輿至此死不贖罪遂幸大名府舍是夕雨寒軍人爭薪草撤民屋洶洶喧呼用章親至慰撫余崇義令鞭管事人於銅雀街計人分給內外皆定參政張慶之與直學士院完顏叔靖直館昭文館兼直學士院聶宗明登銅雀臺

飲酒賦詩爲御史李彪所彈各罰金是夕除兵部侍郎

穆日華知大名府余崇義

下闕

聞惑思奮起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八日有旨令張師顏等分別文籍書畫圖史彝鼎古器竝如舊制是日汴京吏民指所乘車曰恰好去九十年誰知又歸在此耶其閒士民亦有見上儀從不整爲之泣下者十一日鎖院聶希古遷太傅魏國公余崇義遷太保鄭國公烏陵用章遷太尉衛國公張慶之遷特進濮陽郡公自餘各加恩秩皆準赦文所降自駕發燕京至汴前後詔誥皆孫

學海類編 卷之三
大鼎盧之憲二人爲之是夕草制罷共宿玉堂翌早舉
似鴻臚寺雄孝孫戲之曰聞說有潤筆不罰金者

初忠獻王粘罕欲贊太宗都燕京司天太監郝栻
爲人明敏精於天文地理忠獻王攻伐遼宋每攜
以行前後所言皆驗嘗謂燕京土燥山遠水泉不
潤但可以爲守難以文治若調遣兵戈南征北伐
此地可居如持盈守成修飭禮文禍亂必作又太
和末年有謠言云易水流汴水流百年易過又休
休兩家都好住前後總皆畱及朝廷將遷其言悉

皆應驗草澤王天復上書言帝坐不安國家當有
變更宜思順動庶可無虞燕京土氣耗竭物極而
衰惟變則通願順天地之心以延宗社之福以此
推之遷都固皆前定耳

元玠初冠時與張升之

翊

結忘年交一日偕孫伯玉訪

焉升之幅巾出迎設席延坐談論宋金廢興顛末焚香

啜茗具饌過午出書一編其籤題南遷錄乃張師顏所

紀金國南遷汴京事迹升之曰此大金秘書省文字是

家祖父之所遺者也元玠欣然閱之其閒所紀雄強衰

弱環攻戰守歷歷可觀于是懇假抵舍秉筆錄之以爲

寶玩後因金國志刊行與此書較之事語頗同而人君

年號俱各殊異未審其孰是然以元玠之管見當時南

遷張秘書親隨乘輿晨夕執筆侍側而其所記之書豈

其差舛金志非本國史出於南官進宋之書中閒或有
誤焉未可知也然元玠亦未敢定其是非倘好古博雅
君子覽其國書考其誤舛改而正之誠此錄之幸也大
德丙午陽月浦元玠拜書

大德丙午繕寫南遷錄五十餘年藏之家塾至正丙
申松城遭值兵火家藏之本七百餘種與此錄俱爲
灰燼每思念之不忘戊戌春仲移居泖西忽於腐紙
之中得其錄之舊抄本紙將朽焉字將滅焉於是復
寫成帙以供老眼觀焉後之子孫見之庶知好書之
難得也四月一日浦梅隱識

國

